

武俠
名著

大俠狄龍子

還珠樓主



正氣書局印行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長篇

大俠狄龍子

第三集

上海正氣書局印行

武俠
長篇

大俠狄龍子

第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前文沈煌走出茅蓬，見那三隻怪獸來勢十分猛惡，似和珊兒仇恨頗深，意欲得而甘心，又似有什顧忌，到了崖前，不敢再進，特意隱藏起來，因未見其回去，圍着寒風等候了一陣，仍未出現，心中奇怪，回蓬探看，珊兒已然不在，聽文麟說剛走不久，斷定此去定必遇險，看珊兒那點年紀，遇上這類猛惡怪獸，以一敵三，如何能當，冰如見他滿臉惶急之容，笑說，煌兒無須愁慮，此女生具異稟神力，身輕如燕，人又靈巧，怪獸決奈何他不得，這東西在我崖前，本不敢放肆，不過珊兒淘氣非常，也請故意引逗，將其激怒，事便難料，如不怕冷，再等一盞茶時，去往崖前朝下一看，就知道了，沈煌聞言，才稍放心，因聽師言，珊兒是個女子，越發奇怪，隨即請問，冰如一說經過，才知珊兒之父，乃是藏邊獵戶姓陶，偶往大雪山去獵黃羊，不慎失足墜冰壑之下，被一異獸將其救去，那異獸是大雪山深谷之中潛藏的一隻金星神猿，是個雌的，頗有靈性，一半強迫，命又金猿所救，於是成了夫婦，因得母猿之助，服了好些靈藥異草，長着一身綠毛，雖不似母猿那樣，凌虛御風，飛行絕跡，居然也能生裂虎豹，手捉飛鳥，又見母猿對他忠心愛護，無微不至，兩下言語一通，情感日厚，當地風景靈妙，氣候溫和，僻

處在冰雪包沒的亂山之中，從無外人足跡，日久相安，漸漸樂不思蜀，過了好些年，母
孫忽然懷孕，歷時三年，不曾生產，獵人山居寂寞，巴不得生個兒女，見愛妻久不生
產，心正懸念，母孫本是吃素，爲了討好丈夫，常時出外，捉些羊鹿之類回去烤吃，已
成習慣，以前多是夫妻同出，這日因獵人生了點病，母孫好似心疼丈夫，不合同行，意
欲先去鄰近高山之上，採些藥草，歸與丈夫治病，順便再撈他幾隻山羊回來，獵人因聽
母孫隔夜說起，腹中震動，恐要分娩，那藥草產在隔山絕頂崖凹裏面，地勢高險，恐驚
了胎，去時曾加勸阻，母孫笑說，我與人類不同，並且嬰兒分娩，至少還得三月，現還
不到時候，萬無動胎之理，獵人知他向無虛言，也就聽之，誰知一去三四日，不見回
轉，恐生意外，想要尋去，偏生病重身軟，行動皆難，勉強掙到洞口，照着往日雙方互喚
之法，向空長嘯，並無回應，想起愛妻，這些年來，祇前年有一次離開自己七日，回來
問他何往，先不肯說，再問便自發怒，比時心疑遇上同類，兩下苟合，自己性命在他掌
握之中，如何能夠過問，心中氣悶，疑慮了好幾天，後見他從此不再離開自己，非到萬
不得已，總是夫妻同行，才放了心，以爲又和那年一樣，待到半夜，忽聽母孫悲嘯之
聲，由遠而近，連忙掙起，母孫已衝將進來，才一對面，便撲在自己身上，暈死過去，
又見手上拿着一株殘破的香草，知是所採靈藥，連忙塞些在他口內，母孫忽然驚醒，見他

將草往口裏亂塞，氣得伸手要抓，隨迫獵人，將草服下，哭訴經過，原來母揉前年，偶往隔山採藥，被一惡人發現，擒住吊起，後來看出腹有靈胎，迫令在生產前數日，自行獻上，否則，連他母子帶獵人，一齊慘殺，母揉知那惡人利害，鬥他不過，耐到第七日，知難與抗，再四苦求，說腹中乃是雙胎，祇獻一個，便可應允，否則寧死不從，惡人應諾，將其放回，日前腹動，知頭一胎將要生產，第二個嬰兒，應隔一兩個月可出生，爲防丈夫傷心害怕，又恐隨去玉石皆焚，事前特意弄了一點醉骨草，與丈夫和水飲下，使其周身發軟，病臥在牀，獨自趕往赴約，惡人是一道士，事已前知，一切準備停當，等把頭胎取下，忽然變卦，非全數獻上不可，母揉見頭胎是個男的，除周身柔毛而外，十分好看，本就痛惜悔恨，聞言越發悲憤，當時激怒，妄想拚命，冷不妨縱上前去，揚爪便抓，反被惡人制住，身受重傷，後來還是母揉不捨丈夫，想在死前見上一面，並想保全嬰兒，便朝惡人哭喊，說嬰兒不到日限，生時皮薄如紙，見風必破，成了血人，你也養他不活，祇請容我三個月活命，並將山頂靈藥給我兩株，使我丈夫病愈，能夠還鄉，到時必將嬰兒與你送來，否則，強取出來三日必死，你也無用，惡人知是實情，命在洞中將傷養好再去，金揉天性，猛如烈火，爲了丈夫兒子，受此屈辱，心中恨毒，如何還肯停留，心懷死志，力言無妨，才一脫身，急匆匆趕往山頂，將藥取到，便

往回趕，誰知受傷太重，加以急怒攻心，逆血上行，才一進門，便暈死過去，醒來一見所採藥草，先在途中，已毀損了一些，再被丈夫塞了一半在自己口內，知道自身必死，便丈夫也祇有六七十歲壽命，先前想他却病延年，已成虛願，說完前事，便命燒水，將所餘靈草的根，一同服下，明日早起，自在洞中靜養，由丈夫去往谷外，不論是何野獸，務要尋到巢穴，將那剛生不久的小野獸，擒一個回來備用，說罷又暈絕過去，其實，母獐祇聽惡人的話，晚走個把時辰，便可親見仇人，身受惡報，自己命也保住，祇爲性太剛烈，壽命又長，以往百餘年中，殺生太多，氣數已盡，以致臨死還受好些苦痛，獵人與母獐相依爲命，見此慘狀，自然悲痛，又不敢和他相強，祇得如言行事，第二日一早，出谷搜尋獸迹，居然尋到兩隻乳虎，帶了回來，母獐已早起身相待，命將乳虎殺死，將皮剝下，並備熱水相待，一切停當，母獐便將惡人給的止痛丹藥吞服下去，用前爪在肚皮上連揉兩揉，哇的一聲，一個滿頭綠毛的女嬰兒，便生了下來，獵人驚喜交集，伸手一抱，覺着嬰兒，骨甚堅強，祇身上附着一層薄皮，因母獐心慌手亂，已劃破好幾處，周身鮮血直流，方自愁急，母獐已一把搶過，將虎皮與他全身套上，祇露五官在外，連手脚都被趁熱裹緊，隨告獵人，夫妻緣盡，三日之內必死，此女未滿日限降生，非此不活，况又無乳可養，暫時先由母虎喂養，三月之後，先將他手足上虎皮緩緩剝去，到時

裏面結痂，一撕就下，由此起，每隔半月，照我所說次序撕去，這時人虎已然相安，生出母子之愛，決不致於傷他，你祇要上來把母虎看住，設法馴養，自能成長，將來力大身輕，必不在我以下，頭背上的虎皮，却須過了三年才能撕下，事前並須隨時查看，不可絲毫勉強，否則其痛徹骨，非祇難撕，還有他害，太久又撕不脫，日子一多，便和本身皮肉連在一起，此女貌相靈秀，比先生男嬰還要可愛，臉上的毛，一吃煙火便可脫去，和好人一樣，趁這三五日的壽命，讓他吃幾頓飽乳，少時，我將母虎引來，先餓他兩三日，你再給他吃的，這裏猛獸，本來怕你，再以恩義相結，等我快死以前，嬰兒身上虎皮，已漸合攏，我再給他一點利害，迫令喂乳，必可如願，獵人自是傷心，無如限於天數，自己能力，又太薄弱，空自悲急，無計可施，祇得如言行事，到第四日早上，母虎在獵人夫婦恩威並用之下，已極馴順，又喂了嬰兒一天乳，母猿才死，到第三年上，嬰兒因是生具異稟，勇猛靈慧，獵人十分喜愛，取名珊瑚兒，身上虎皮，也去了多半，祇剩前後心未到日期，這年，獵人偶往隔山獵羊，雪中失足，墜崖慘死，珊瑚兒不曾隨往，見父不歸，苦尋了多少日，才在壑底發現死尸，悲痛非常，也不知道埋葬，日夜守在尸旁哭喊，幸遇左近隱居的神尼心陀，路過發現，看出根骨稟賦，均是上乘，無如得有乃母遺傳惡根，性太殘忍，費了好些心力，將獵人尸首埋葬，渡回庵去收爲弟子，

但那身上虎皮，爲了時日太久，已與皮肉相連，無法去掉，珊兒隨師之後，見和人類不一樣，把所生虎皮，認爲奇恥，每次出外，故意披上一件老虎皮，以爲掩飾，最恨人揭他所披虎皮，方才幸而對你感激，否則，此女惡根未化以前，性如烈火，你那一拉，定必暴怒，非翻臉不可，狄龍子現奉師命，寄居他師父庵內，兩人心性，均極蠻野，不過，龍子孝母，生長人間，比較要好一些罷了，沈煌因聽師言，日內要往見心陀神尼，意欲隨去，冰如方說，龍子此時獨居庵內，不見外人，忽聽崖前珊兒虎嘯之聲，料與先前所見三條惡獸相遇，忙要趕出，冰如說，外面天氣太冷，可將這粒丸藥，服了再去，沈煌已聞虎嘯聲中有夾一種悶聲怒吼，聲低而急，料知人獸業已相遇，匆匆把藥接過，塞向口內，將文麟手中熱水，飲了一口，便往外跑，出門一看，雪月交映之下，先發現兩條形如犀牛的怪獸，一邊一個，蹲踞崖前不遠雪地之上，目射凶光，身朝後縮，兩股高起，作出前竄之勢，神態猛惡已極，斜對面站着珊兒，仍披着那件虎皮，望上去好似一隻小虎人立地上，手中拿着兩柄鍊子錘，大如人拳，銀光閃閃，雙手不住舞動，時作虎嘯，急得兩隻惡獸，惡性發作，凶睛怒突，眼睛裏面，似乎要冒出火來的樣子，珊兒生得又矮又小，和那怪獸一比，越發懸殊，着當這麼猛惡的怪獸，一毫不以爲意，反似有心逗弄，要激怪獸發難神氣，因見人小獸大，想起珊兒生得那麼文秀，武功多好，也不

能與惡獸相比，何況以一敵三，本代愁急，後來看出珊兒，氣定神閑，目光注定兩怪獸，手中鍊子錘兩團銀光，環身飛舞，絲毫不亂不慌，暗忖珊兒如無把握，師父豈肯坐視不管，反令自己出來觀鬥，我既不能相助，如何分他心神，話到口邊，又復止住，方想大的一條，不知藏向何處，萬一鬥到中間，驟然猛撲，却是可慮，隨聽啞的一聲怒吼，兩怪獸忽然一左一右，同時並進，把頭一低，朝人竄去，珊兒站在前面，連動也未動，怪獸力大爪堅，地上堅冰積雪，隨蹄而起，月光之下，宛如兩條黑影，身後帶着一股丈許高的雪塵，其急如風，朝前猛竄，獸頭已快低到地上，獨角前伸，映月有光，看去鋒利異常，沈煌前年看過牛鬥，知道怪獸怒發如狂，祇被近身，用那獨角，猛力一挑，對方無論人獸，定必腹破腸流，死於非命，前見牛鬪，已是驚人，怪獸比常見水牛還長，似更凶猛，眼看人獸相隔祇二三尺，珊兒却和沒事人一般，剛脫口喊得一聲嘍呀，就在這驚心眩目百忙之中，人獸已自相接，祇聽叭的一聲，兩怪獸忽由合面分，朝前斜竄出去，同時兩團銀光，帶着一條人影，已由怪獸頭上，流星趕月，其疾如箭，往崖前一躍七八丈，飛縱過來，身法輕靈美妙，從所未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大喝真好，珊兒似知沈煌在崖上觀鬥，越發得意，剛昂首歡嘯了一聲，忽似有什驚覺，又往斜刺裏縱去，沈煌頭一次見他神情發慌，心疑大獸暗中來襲，定睛一看，果是那條大怪獸，悄

沒聲由崖脚突然縱出，也是前低後高，低着獸頭，由離人十來丈處，突然竄出，一路翻蹄亮掌，箭一般朝人衝去，珊兒似知這條大的利害，不似對待前兩獸那等沈穩，不等返身，突又縱身橫躍，這原是瞬息間事，前兩獸左右夾攻，未將敵人衝倒，去勢太猛，一下撲空，兩隻獸頭恰巧撞個正着，頭骨任怎堅強，這一下也受傷不輕，怒吼一聲，斜竄出好幾丈，轉身回顧，敵人已由身上飛越過去，越發激怒，重又一同衝來，於是成了三下夾攻，珊兒逃處，恰在中間，沈煌越看越危險，正在急喊師父快來，猛瞥見兩團銀星飛動，珊兒前後皆敵，本難逃避，不知怎的，條地身子凌空一翻，隨着雙錘飛舞之勢，往斜裏刺縱去，並未受傷，內中一條怪獸後股上，反被打了一下重的，滾跌出去，如非大獸比較性靈，騰空躍起，幾乎又撞一個正着，珊兒由側而橫，縱出好幾丈，身剛落地，瞥見大的一條直竄出去老遠，還未旋轉身來，一條小的剛狂衝過去，另一條打了一個滾，剛剛怒吼爬起，似覺機會難得，非但不逃，手舞雙錘，重又旋身飛縱回來，照準那獸後股上，一錘掃去，那獸連吃苦頭，已知利害，慌不迭往旁縱開，去勢雖快，仍被錘頭掃中了一點，疼得厲聲怒吼，另一條也回身衝來，珊兒正想乘機打那獸頭獨角，猛聽一聲怒吼，震得四山皆起回應，殘雪紛飛，狂風大作，原來這三條怪獸，雖然恨極仇人，意欲得而甘心，上面還有顧忌，除兩條較小的，怒極發威，偶然悶聲怒吼而外，一

直都是啞鬥，大的一條更是一聲不發，及見小獸連受重傷，護犢心疼，由不得犯了野性，怒發如狂，反身撲來，一大一小，又成了一條直線，把珊瑚兒夾在當中，大的一條，似知仇人中途必要縱起，一面狼奔豕突，向前猛竄，口中咩咩怒吼不已，沈煌看出怪獸然雖猛惡，專用直勁，珊瑚兒却是身手輕靈，捷如猿鳥，更能利用手中雙錘跳動悠盪之勢，改進爲退左右翔飛，如鳥生翅，無往不宜，那麼猛惡三條怪獸，發出兇威，用盡種種猛力，戰來戰去，竟敵不住一個小人，偶一不小心，還要常吃對方雙錘的虧，分明珊瑚兒佔着優勢，心方驚喜，大小三隻猛獸，朝人前後衝到，珊瑚兒仍用前法左手錘往回一撤，右手錘斜甩過去，人便借勁往側，騰空翔起，誰知大獸頗有靈性，早已防到仇人有此一着，口中怒吼，乃是發令，珊瑚兒身剛往起一縱，大獸也四足登地，向上斜竄，珊瑚兒驟出意外，一見大獸同時縱起，兩條前爪，已快撲向身上，急得一聲怒嘯，左手一抖，揮錘便打，不料大獸力大心靈，雖吃大將他擋了一下，未被撲中，那錘却被獸爪抱緊，隨同下墜，珊瑚兒先是不捨鬆手，無奈雙方身子懸空，一任珊瑚兒天生神力，終非怪獸之敵，況又加上那麼長大沈重的獸身，百忙中吃不住勁，竟被連人帶錘，一同拉下，還未到地，正想用右手錘，去打怪獸的頭，脚才落地，另兩條怪獸，已受大獸之教，一條與大獸對面錯過，竄出不遠，回身衝來，先受傷的那條，恨毒仇敵，也回身趕到，來勢却比先

前，要緩得多，於是成了品字形，沈煌居中，左手鎚又被大獸緊抱不放，再見二獸左右來攻，料知不妙，顧不得再打大獸，左手用力回掙，乘着大獸猛力一奪之際，突然鬆手，緊跟着把右手鎚掄圓，朝兩獸掃去，就勢把身一翻，人隨鎚起，轉風一般，縱向一旁，二獸一見撲空，把頭一低，狂竄追去，珊瑚兒把左手鎚失去，神情甚是惶急，口中連作虎嘯，接連兩縱，把頭一低，狂竄追去，似想將鎚奪回，大獸已用口將鎚練含住，彷彿知道仇人不捨那鎚，必要尋來，在彼靜侍神氣，這時大獸口含銀鎚，蹲踞在前，獨角前伸，凶睛怒突，正以全力注意來敵，蓄勢待發，後面兩條怪獸，因先吃虧，換了方法，作人字形由外而內，向前猛衝，珊瑚兒好似情急拚命，明知身後怪獸，包抄上來，已快追近，竟未理會，沈煌看出危機已迫，正急得雙腳亂跳，急喊珊瑚兒留意，忽聽前面谷中，傳來一聲長嘯，響振林樾，聲甚悠長，高唱入雲，半晌方息，大獸見人臨近，本來作勢欲起，一聽嘯聲，忽然掉頭，慌不迭往來路馳去，其行若飛，晃眼竄入來路松林之中，另兩條也分頭往林中竄去，疾逾奔馬，轉瞬無蹤，珊瑚兒本意冒險下手，相準大獸起撲之勢，一鎚打下，先將鎚奪回再說，情急心慌，絲毫未計利害，萬沒料到大獸已快縱起，突又回身，往側竄去，一個收不住勢，鎚已打下，砰的一聲，把雪地打陷了一個大深坑，碎冰殘雪，紛飛如雨，鎚頭也被嵌在堅冰之內，急切間拔不出來，越發憤急，忙奮神威，運

用全力往上一拔，瓊瓊雨響，四圍冰雪被帶起了一大塊，鎚雖拔出，就這微一停頓之間，怪獸已全逃走。急得珊兒連聲空嘯，往前直追，快要追到林前，瞥見那條大的，口含銀鎚，已到谷口，回身略停，兩條小的也自趕回，祇見六團碗口大的獸目藍光，在月光下略閃即隱，珊兒知道不上，急得在林前亂跳亂吼，正自欲前又却，忽聽隔崖傳來一杵鐘聲，霜天夜月，古寺疏鐘，方覺景物清絕，令人悠然神往，忽見珊兒忘命一般轉身跑來，到了崖前不見，方想崖勢中腰一段，向外突出，下半往裏凹進，如何走上，未及呼問，崖腰虎影微閃，珊兒已飛身直上，到了面前，急喊道，我那練子鎚，乃師父留藏多年的東西，被我帶了出來，不料那三條雪犀和我作對，我想給他吃點苦頭，却將鎚失去，這東西萬丟不得，他那主人又討厭我，不敢去要，弄巧還許告我一狀，方才鐘聲，師父必已回醒，見我私自出外，又把銀鎚失去，如何能容，即使太師伯肯給我講情，也是明日才去，今夜任怎分說，這頓打先難禁受，求你好人做到底，話未說完，冰如已代接口道，你怎欠打，就雪犀向你挑戰，你如忍氣繞回，並非無路，如何成心惹他，如不看焯兒和狄龍子分上，今夜且由你受去，你師早醒，無須害怕，見面照實稟告，祇說一切均奉我命而行，另有好些話，等到明日見面，自知細底，並對他說，三年前金頂所談，今將應驗，就不會難爲你了，珊兒聞言大喜，忙即跪地拜謝，連聲應諾，沈焯

又託他致意狄龍子，說雙方同居一山，相隔不遠；遲早必請恩師設法，與之相見，珊兒應了，匆匆作別而去，沈煌見他去路，正是初來時，所經險徑，方在留心查看，如何走法，珊兒回顧沈煌注視，似已覺察，邊走邊回頭笑道，我知你和狄龍哥好友，彼此想念，無奈此時，我那裏你還去不得，他更不能離開，快些用功，我看你至多三年，必有成就了，說罷飛身往崖上竄去，手足並用，援壁直上，晃眼無蹤，沈煌知他故意繞路，祇得回轉，心想此時毫不覺冷，定是靈丹之力，忽聽文麟在呼煌兒，回蓬一看，冰如已照慣例上牀打坐，文麟正等自己回眠，見夜已深，不使多問，隨同入睡，次早起來，冰如取出一本坐功要訣，令其勤習，三月之後，便將根基扎好，並說今日去往左近訪看兩處同道，代珊兒講情之後，便要離山遠遊，過年才能回來，好在米糧衣物，一切齊備，地又隱僻，外人未必能來，如有什事，也有人照應，何況雷老四信符，在你手內，此地比我原住之處好得多，決可無害，明霞原定春初來此，他師父木師姑慧曇，也是一位成名多年的女俠，住在本山白雲窩，那地方乃是絕壑下面的一座崖洞，又深又大，內中共有七十多間洞室，前洞在捨身崖下，後洞離此不遠，平日獨居一洞，前洞由一靈猿把守，一半守洞，一半是爲捨身崖，地勢高險，每年常有無知愚民，投崖自殺，令其隨時查看，相機救人，靈猿異種，性甚猛惡，外人祇一近前，必受侮辱，後洞地勢更險，簡直

無法下去，明霞不令你去尋他，便由於此，昨日我聽人說，關中九俠，回山不久，便因事延長入山之期，明霞自然不會就來，我那舊居，原離捨身崖近，異日你們相見，本較容易，現移此間，不特比前要遠得多，白雲窩後洞，深藏絕壑之下，幽深奇險，憑你此時功力，萬難上下，就把道路指明，也是無法，稍一疏忽，失足滑墜，粉身碎骨，命都難保，即便明霞開春能來，也祇他來尋你，你仍無法前往，我知你想念明霞，特意告知，以免盼望，我去之後，不可走遠，祇要照我所傳好好用功，必能早成，明霞對你也必另眼相看，珊兒經我相助，雖將惡根化去，天性仍然剛猛，因感相助之恩，也許要來探望，同道之交，多此一人來往，雖可減悶，但不可以隨他同行，有事尋你，可推在我的身上，不敢擅自離開，他知師命尊嚴，自然走去，有過兩三次約你不成，決不會再相強，你祇情面難却，和他同走一次，以後便難拒絕，由此成習，此女又愛惹事，他師父見你是我門人，你恐珊兒受責，遇事再肯代他任過，他胆更大，日子一久，什麼事也敢做出，早晚闖禍樹敵，我又不不知何時回山，豈不爲他所累，最好不要開張，明霞到後，不消多日，自來尋你，你們見面，定必常在一起，此女雖也胆大，一則從小便得高明傳授，耳濡目染，見聞頗多，人又靈慧機警，能知輕重利害，不似珊兒膽大妄爲，即便有事，還可由他轉請乃師相助，和珊兒一起，惹出事來，便須自己承當，別無善策，連向

乃師求說，均未必敢，明霞年紀較長，視你如弟，無事不可商量，好些異人奇士，他均相識，要多不少照應，沈煌聞言，猛想起上次分手時，明霞曾求冰如，傳以猿公劍法，冰如也曾答應，因聽師言，本門心法不許向人洩漏，惟恐明霞向其詢問，無言可答，忙代求說，並問九俠對師父均執後輩之禮，明霞更以太世伯相稱，到底是何輩分，冰如笑答，他們因我長了一點年紀，格外客氣，但我却有些不大敢當，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尊長，你和明霞相識在前，已然論成姊弟，自無話說，此事話長，便九俠他們，均祇聽人傳說，你問此言，也還不到時候，將來自知，一個平常稱謂，又無師門淵源，有什相干，你仍以後輩之禮，對待他們，遇事不要多問，好在明霞之父，對你看重，業以尊長自居，再好沒有，明霞學劍，我早心允，始而無暇傳授，後見你們投緣，又想將來由你代傳，延遲至今，但她一到，必問此事，此女聰明絕頂，武功比你高得多，如非本門心法，另有特長，休想追他得上，近日你雖得我真傳，仍須加緊用功，才能勉強應付，猿公劍法，儘可由你傳授，珊兒却不可以輕傳，即便惡骨被我化去，也須查看他一時，是否能夠改悔前非，才能定準，如被暗中發現，可說明霞，曾奉師命，并非私相授受，龍子此時有事，一步不能離開，也不許與人相見，恐要等雙方劍術學成，才能再見呢，說罷，辭別文麟走去，沈煌追送出外，見當日天色陰晦，狂風怒號，冰雪滿山，冷霧瀰

漫，昨夜曾服靈丹，雖無寒意，料知天氣必較往日更冷，一看冰如已由來路崖腰險徑，踏雪走去，晃眼走入濃霧之中，耳聽遙呼煌兒，陪你周老師，快回蓬去，人影已不見，二人祇得同回，互問昨夜之事，沈煌才知冰如昨夜另取了一粒靈丹贈與文麟，並對他說，自到山中以來，我見老弟，志行純厚，十分看重，無如年紀較長，彼此無緣，煌兒所學，又不便全數轉傳，老弟將來終有遇合，不必忙此一時，現將內家口訣傳你，一半防身，一半先扎根基，我看雷老四，對你頗為看重，你雖年長，初學較難，幸是童真之體，此人性情又極古怪，專喜做人不肯爲之事，多半含有深意，否則，他那鐵木丸，號稱閻王令，常人想借一兩天，均是萬難，如何借你這多日子，沒要回去，不是贈你防身，便是探出我昔年幾個仇家，要來尋仇，知我不常在山，你和我住在一起，有人尋到我處，難免狹路相逢，受人侵害，對方又不知我細底，使你仗以防備萬一，這等用心，可知十分看重，昨夜珊兒說他已來，也許快要尋你，見時祇管向其苦求，就不收你爲徒，也必指你明路，其實我的來歷細底，便雷老四和九俠弟兄，也祇知道近一甲子的事，起初原按平輩論交，前三年，因木師姑慧曇與明霞義母浦文珠交厚，無意中走口，說他是我師姪，文珠聰明，一想慧曇年已過百，尙且是我後進師姪，我的年紀，當不在小，歸告九俠，方始驚奇，向人探詢，均說我是峨嵋嫡系，行輩甚高，別的却問不出，

我又和常人差不多，除武功稍好，別無神奇，有時遇見強敵太多，還要引避，始終是個疑團，附近雖有幾個後輩隱居在此，對於外人向不洩露，雷老四還故意誘激，連試我幾次，均未試出，他們十來人均在百歲左近，成名多年，尙不知我出身細底，何況江湖鼠輩，不過這樣也好，他當我有心避禍，又恨那些惡人盜賊，代我警戒也是好的，說罷剛傳完口訣不多一會，你就回蓬了，沈煌又問，昨夜珊兒和惡獸鬥得正急，因聽嘯聲，怪獸便不鬥而逃，那發長嘯的可知是誰，文麟答說，當珊兒連聲急嘯之際，曾聽冰如笑說，此女真會淘氣，我不在此，吃了人虧回去，還要受師責罰，說完，將手往外一揚，隨見銀光一閃，跟着遠方也起了嘯聲，怪獸便自逃走，冰如便向珊兒發話，令照所說行事，歸告乃師等語，沈煌一聽，覺出師父明是劍仙一流，祇是蹤跡隱晦，連九俠和雷四諸人，均不知他根基，想不到自己有此奇緣過合，更喜初遇雷四時，因感師恩，雖然誤認雷四和九俠本領較高，始終不曾見異思遷，否則錯過良機，還要遭人輕視，弄巧一個師父也拜不成，豈不冤枉，師徒二人，談完前事，便照所傳，加功勤習，沈煌對於明霞，更是早種情根，惟恐遇時，自己功夫太差，無法傳授，用功越勤，文麟見他用功到了緊要當兒，直連眠食均廢，又憐又愛，勸他不聽，好在用功雖然勤苦，體力日趨健強，並未因此受傷，也就聽之，光陰易過，一晃三數月，冰如既未回轉，明霞珊兒也是

一人未來，屈指一算，已到了正月半間，沈煌因劍法未成，心雖想念明霞，但又恐其驟然趕到，無以應命，又聽說九俠入山改期，祇知其不會就到，偶然想過，也就拋開，及至過年交春，師傅劍法已然盡悉微妙，練得和冰如所說境界一樣，祇有過之，心中喜極，已不得明霞當時趕到，才趁心意，誰知明霞固不見到，珊兒也是一去不來，每日苦想，自不必說，當地山路，祇正面一小段斜坡，底下便是削壁，上下皆難，根本無法通行，左右兩條雖有途徑，也都奇險，照着沈煌近來功力，本可隨意行走，但以對師恭謹，文麟又恐他年幼心粗，冰雪太厚，萬一失足滑墜，連試走都不許，沈煌明知自己輕功已能勝任，爲了文麟力阻，始終不曾走過，師徒二人，終日枯守在茅蓬內外，共總畝許大一片地面，自然不免寂寞，最奇是文麟前遇施家兄妹，原約日內再來，也是始終未見赴約，光陰易過，又是三數月過去，這日二人練完功課，同立崖前，遙望山頂，積雪未消，下面山谷之中，已是百花盛開，草長鶯飛，時見三五彩禽飛鳴而過，再看崖右來路山徑上，積雪已漸消溶，爲了當日天氣較暖，崖壁上平添了好些瀑布；有的玉龍倒掛，聲如雷轟，飛舞而下，有的珠簾零雨，涓涓飄灑，隱聞壑底泉響松濤，互相應和，空山無人，襯得當前景物，十分幽靜，沈煌見白雪陽春，景物天氣，如此清鮮，想起每日師徒二人靜守山中，師父走後，所盼望的人一個也未來，難得積雪已漸消溶，正

好去往附近走動，那隻小虎，師父行時，曾說現被人收去馴養，將來仍要送還，一直未見音信，也想探他一個下落，便和文麟商量，前往一探，文麟力言，你師父行時，再三囑咐不可遠離，還是安靜些好，沈煌笑說，煌兒又不遠去，近習武功，頗有進境，猿公劍法也早學會，便老師這幾月來，限於年歲，本門煉氣之法，雖然尚差，武功也非尋常，前日和老師過手，我已看出，照那神氣，除非遇見高手，尋常三四個壯漢，決不放在心上，老師不過看那崖徑，有一段往裏凹進，又仄又險，其實兩頭均有寬處，相隔不過丈許，一縱便可過去，老師不信，何妨在這平地上試他一下，文麟鍾愛沈煌，見他苦求不已，不忍堅拒，笑說，你祇會磨我，我也知你能夠過去，祇是路太滑陡，又未走過，放心不下，既然一定要去，話須說好，此時積雪所化瀑布，雖比前小了許多，山路上仍是又溼又滑，祇許由瀑布下面，貼着崖壁緩步而過，不許逞能縱跳，更不許走遠，如空答應，我便和你同去，沈煌喜笑應諾，忙往篷內取出冰如舊藏的寶劍，把人山時自己所帶一口短劍，想交文麟帶上，文麟笑說，我除你師所傳那點本領而外，比你尚差得多，如何能與外人對敵，不帶兵器，人家見我文弱，還有個不好意思，帶上兵器，反而惹事，你一幼童，無人欺你，最好連你也不要帶，那日遙望東西兩面崖谷之中，均有山民來往，神態悠閑，無緣無故，莫非遇見人，便要打架不成，沈煌笑答，師父說峨嵋西

蜀名山，今已雪化山開，朝香的人甚多，但都是在前山一帶，後山荒涼幽險，地勢高寒，野獸甚多，去年雪夜，珊兒所鬥怪獸，雖未再見，近日時常發現成羣野獸，在遠近山谷之中出沒，猴子更多，以前又曾遇過兩次老虎，帶上兵器防身也好，文麟強他不過，想起冰如曾說，雷四先生頗對自己垂青，來山已久，不知何故不曾見到，聽那口氣，似往小虎下墜之處崖洞中訪友，也許李明霞之師，木師姑慧曇所居，白雲窩便在那裏，固然人不能下，我們去到上面，探看一回，相機行事，也未爲不可，如能問出明霞蹤跡，使煌兒這段良姻，能早成就，豈不是好，又想起所贈鐵木令，可以防身，便取出帶在身旁，文麟此行，先是勉強，及至想起明霞這段姻緣，忽然心動，竟比沈煌還要心熱，那知此行生出好些事來，二人學武半年，無形中加了不少功力，因是峨眉派正宗傳授，沈煌固非庸手，便文麟也遠非以前可比，二人却不知足，文麟初意山路險滑，必不好走，上來十分留心，及至走了一段，才知體力堅強，遠勝從先，多險滑的路，也難不到自己，沈煌更不必說，想起均頗高興，走了不多時候，已將山徑走完，到了去年墜虎之處，見那地方危崖高聳，下臨絕壑，黑沈沈看不到底，祇上面轉角處有一片平地，和兩株矮松，因那一帶地勢較低，又當向陽之所，時正暮春，冰雪早化，草樹也都生長，地勢却甚隱僻，遙望四外，不見一處人家廟宇，便尋山石坐下，互相商量，如何設詞，向壑底

探詢明霞來未，沈煌自己不得早與明霞相見，笑說，我一人上前呼喊，即便失禮，木師姑見我年幼，又看在師父分上，必能原恕，還有木師姑性情古怪，不願男子上門，老師在此，恐有不便，依我之見，崖那面山谷中，花樹頗多，老師請在那裏等我，萬一許我入見，定必命人接引，如若久候不見煌兒上來，不可愁急，文麟原聽冰如說過，白雲窩主人性情奇特，將來煌兒也許受他垂青，破例許其來往，否則，當地奇險，外人萬難上下，又見沈煌，除了回去，別無路徑，上下相隔太深，數十丈以下便佈滿雲霧，多大胆子，也不會冒失下去，何況沈煌孝母，決不會犯此奇險，覺着無害，便由他去，不曾攔阻，誰知沈煌先並不知本身功力深淺，走了這一段，漸漸試出力大身輕，迥出意外，對於明霞，又是日夜相思渴欲一見，方才走過崖角以前，發現整這面，有一條斜徑，蜿蜒於危壁之下，祇上邊一段，離崖口約有丈許，必須縱下，起步之處崖石甚寬，由此沿着崖壁，便可蜿蜒斜行而下，後半暗藏雲霧之中，雖看不見，但是兩邊崖壁，均是苔蘚佈滿，綠油油的，獨這一條崖徑，苔蘚甚稀，分明有人常時來往，因所行之路，是個尖角，崖徑藏在角端之下，被崖口草樹擋住，走到近前，又看不出來，心想上下相隔太遠，任甚呼喊也聽不見，既然有路可下，去年小虎又由這裏滾落，就不是白雲窩木師姑的洞府，主人也是師父好友，何況狄大哥與珊瑚兒，均在下面洞中，萬無吃虧之理，那隻

小虎，失足滾墜，尙未跌死，何況我還有一身輕功，意欲試探着往下走去，到了雲霧封閉之處，如其不能前進，再朝下面高呼求見，怎麼也比上面強些，因恐文麟不放心，特意設詞將其支開，文麟走後，沈煌先故意據崖高呼，狄大哥和珊兒姊姊，可在下面麼，喊了一陣，未見答應，回頭文麟，已然走入前側面深谷之中，也未細看，略一端詳形勢，忙即趕往來路崖角之後，選好一根山藤，用劍削去枝葉，砥下兩丈來長，前頭挽上一圈，帶在身旁備用，輕輕一縱，先在平石之上，再順壁間險徑，往下走去，雖然又滑又陡，最寬處不滿二尺，並還向外傾斜，走起來並不吃力，因見那路繚延不斷，本就心疑有人由此上下，快離脚底雲層不遠，忽又發現苔蘚上現出好些脚印，仔細一看，有大，有小，頗似男女二人，近雲一帶，苔蘚甚厚，看得甚真，經此一來，越知所料不差，便往下走，又行兩丈，便入雲中，那雲湧到身上，時稀時密，溼陰陰的，雲中景物雖看不見，脚底途徑，居然還能分辨，彷彿是個斜坡，比起上面寬大得多，路也好走，惟防萬一，又把寶劍拔出，借着劍光映照，試探下行，又走下了十多丈路，雲霧漸稀，方自覺得高興，忽聽轟的一聲怒嘯，由壑底隱隱傳來，彷彿珊兒所作虎嘯，又覺不似，心想師父曾說，木師姑養有一個靈猿，猛惡異常，不許外人登門，細查前後口氣，木師姑似與珊兒之師同是一人，方才又聽厲嘯，莫被暗中掩來，爲他所傷，想起胆怯，又不捨得回

身，停了一停，決計冒險到底，便將寶劍暗藏背後，取出暗器，把藤圈套在肩上，放輕脚步，試探前行，又走不遠，下面忽現亮光，因是由暗入明，目光又極敏銳，看得逼真，目光到處，發現下面現出一片奇景，雲層也快走完了，忙即止步，借着淡雲薄霧隱身，定睛朝下查看，才知當地離壑底不過三四十丈，下面竟是有花有樹，對面崖壁上，並還掛着好些清泉，水勢不大，由雲中發源之處，化爲數十股細流，遠望銀髮也似，沿崖飛瀉，白光閃閃，甚是好看，兩邊崖脚均有一座大崖洞，東西相對，正立定朝下面留神觀望，忽見來路斜刺里，一條人影，由密雲層中，宛如急鳥飛墜，看神氣，也是由絕壑上面，穿雲而下，祇是取徑不同，自己是由來路，順着壁間橫斜灣曲的險徑，覓路步行而下，來人却由對崖，迎頭飛降，勢絕神速，一到便直落在前側面崖洞口外，連面目裝束，均未看清，祇一閃便往洞中縱進，方覺那人身材瘦小，疑是珊兒，想要喊問，人已不見，祇脫口噫了一聲，便即止住，跟着便見對崖洞內，閃出一條身材高大，周身毛茸茸的人影，連忙聚精會神定睛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那毛影并不是人，乃是一只似猿非猿的怪物，看上去約有一人多高，頭似猩猩，二目圓睜，向外怒突，凶光四射，火也似紅，凹鼻掀唇，露出上下兩排利齒，周身皮毛作金紅色，油光水滑，由腦後起直達股脊之間，生着一大條金色長毛，隨着怪物行動起伏，金針也似，根根倒豎，手足和

人差不甚多，前爪特大，看去鋼抓一般，又瘦又硬，兩條長臂下垂及地，似可左右伸縮，形狀可怖，那怪物動作更快，突由洞中縱出，其行如風，微聞鎖鍊之聲起自洞內，怪物到了外面，先怒瞪着一雙火眼凶睛，朝洞外略一張望，忽又仰首向上，不住闕嗅，知道方才無意之中，噫了一聲，將其驚動，怪物目光，似甚敏銳，上面雲霧甚稀，怎會不見自己，後才發現，離開腳底不遠，有一危石突出，恰將身子擋住，由上俯視，却是看得畢真，因見怪物朝空連嗅，當地是否白雲窩，又拿不定，師父祇說，有一守山靈猿，猿猴那有如此高大猛惡，惟恐被其嗅出生人氣味，又恐行動警覺，被其追撲過來，無法抵禦，剛悄悄移向崖石後面藏起，怪物忽然倒退回洞，更不再現，想再下去探詢，又因怪物，過於長大凶猛，處此雲霧沈冥的絕壑之中，形勢那等險惡，自是胆寒，那敢冒失下去，回憶去年所經與此地相同，那日天降大雪，看不真切，就記錯地方，不在這裏，相去墜虎之處，也必不遠，下面又有這兩座崖洞，方才還有一人，雲中飛降，看神氣不問木師姑和明霞，是否在此，裏面也必有人居住，偏巧對面洞內會有這樣一個怪物，當未見人以前，如何能夠下去，又不敢喊，正在進退兩難，心中着急，猛瞥見一條長大黃影，突由對面洞口，呼的一聲，斜射上來，沈煌日光敏銳，看出是那怪物，不禁大驚，轉身欲逃，無如寄身危崖絕壑之上，上下均極艱難，事出意外，事前沒有想好逃

路，又爲怪物凶威所懾，加以人在雲中，下面雲層較稀，還能看出一些景物，往下雲霧漸厚，眼前一片白茫茫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先前下時原是一股勇氣，白雲霧中攀援摸索而下，就無怪物追撲，再想下去，也非容易，現在驚慌危急之時，沈煌祇記身後有一斜坡，途徑較寬，及至回身縱逃，才知身外白雲，棉絮也似把人圍滿，脚底途徑已難分辨，方想我命休矣，娘如知道，豈不急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驚惶憂懼微一轉念的當兒，猛覺一股急風，由壑底直撲上來，驚悸忘魂中，一面向上急馳，一面掉頭回顧，瞥見怪物，一條長大黃影，前頭帶着兩團金紅光華火球也似，相隔身後，不過三兩丈光景，看出來勢萬分神速，決難逃命，不由嚇了個魂魄皆冒，剛急喊得一聲珊瑚兒救我，猛又聽轟的一聲厲嘯，空壑回聲，整座崖壑，一齊受了震撼，立有大塊崖石，往下墜落，帶着轟隆砰訇之聲，一路滾將下去，先覺怪物已然追近，祇被抓中立成粉碎，反正是死，不如與之一拚，寶劍本來拿在手內，正待回身斫去，不料怪物突發厲嘯，加上山石崩裂，越助威勢，好像整座危崖，均要崩塌，由不得驚魂皆顫，心中發慌，脚底一軟，一不留神，吃山石絆了一下，當時跌倒，順着山徑斜坡，朝下滾去，沈煌此時功力，本還不致受傷滾跌，祇爲年幼無什經歷，雖經奇險，驚慌過甚，脚底絆了一下重的，下半山徑，又滑又陡，找不到一點攀援立足之處，心又記着怪物，就在下面，此去萬無生理，

心慌意亂，連經幾個抓撈，不曾抓住，正待忍痛提氣，借勁翻起，剛把身形順轉，忽聽鎖練拖地之聲，往旁一看，目光到處，首先發現怪物的背影，正往對面洞中走進，這才看出怪物頸間，還拖着一根鐵練，看那形勢，好似方才沒有追上自己，鎖練已夠不上，方始退了回去，先前不曾看出，到被嚇了一跳，照此形勢，洞中分明有人無疑，心中一喜，忘了掙起，就勢往下滑墜，不料所行斜坡，已快滑到盡頭，相隔地面，尙有兩丈多高，下面又是一個極深的水潭，沈煌事前沒有看出，又因末了這一段滑溜異常，形勢更陡，先前受了點傷，連掙兩掙均因滾滑太快，不曾掙起，心想離地不遠，怪物已然返回洞內，退時身往後仰，好似被人拉住，使不上勁，反正無法往上逃退，祇率就勢滑下，好在身形已然順轉，便不再作掙起之想，剛把頭往前一探，想看落處是否上面所見崖洞，猛覺身子一空，往下一沉，知到盡頭，方才由上下望，彷彿相隔不深，又滑行了這一段，估計不過一兩丈高下，雖然落空，心並不慌，並還想借此試驗近日所習輕功，忙就空中一個鯉魚打挺，將身翻過，再化爲一個飛鷹捉兔的身法，打算覷準地面，往下降落，目光到處，發現先行所見崖洞，尙在前面，相隔還有三四丈遠近，因想明霞和珊兒狄龍子，三者居一，祇有一人在此便可無事，心中尋思，不由分了點神，等到瞥見一片碧油油的水光，迎面往上湧到，看出下面是一水潭，潭中並有一縷縷的白烟，在水面上

鼻鼻浮曳，暗道不好，猛想起師傅七禽身法，慌不迭翻身向外，想往潭邊陸地上翻去，已自無及，耳聽有人急呼，也未聽清，撲冬一聲，水花四濺，人已墜入潭中，當時猛覺潭水奇熱，無異沸湯，幸而落水以前，身子向側一翻，離岸已近，情急驚慌，順手一撈，抓住潭邊石角，祇下半身，沈入水內，頭臉不曾受傷，連忙奮力往上一縱，人雖翻到岸上，周身已被燙傷，熱氣攻心，連痛帶害怕，不由急暈過去，昏迷中覺得身子被人捧起，並聽耳旁少女急喊之聲，十分耳熟，方想開口，吃冷風一吹，重又失去知覺，隔了一會醒轉，微聞獸息咻咻，猿氣頗重，甚是難聞，睜眼一看，一條極長大的毛人影子，正往門外走去，正是方才所見怪物，驚弓之鳥，又當傷痛昏迷之中，心中一害怕，不由脫口驚呼了一聲，隨聽門外有一少女嬌叱道，該死畜生，都是你鬧的，誰要你來此討好，跟着，便聽吧的一下，好似怪物挨了一掌，隨帶着一路鎖練之聲，向外逃去，聽是珊瑚兒聲音，不禁大喜，忙喊珊瑚兒姊姊快來，一條人影，已由門外飛進，燈光搖曳之下，定睛一看，果是珊瑚兒，方要坐起，忽然發現周身赤裸，臥在山洞石榻之上，身上蓋着一條布被，下半身火辣辣的，熱痛也還未止，祇得重又臥倒，珊瑚兒近前笑問道，小師叔，你怎嚇我姊姊，我師父隱居多年，一向不許外人上門，如何這等大胆，要奉太師伯之命而來，你又不曾這等走法，幸而無意之間，誤落潭中，師父也許見你受傷可憐，又

看，在簡太師伯面上，不會發怒，否則，非吃大苦不可，從此再想登門，尋你的好朋友，就萬難了，沈煌以爲好友是指狄龍子而言，笑問，我狄大哥也在此地，可能請來一見麼，珊兒笑答，他在斜對面崖洞之內，每日枯坐，一步不能離開，祇有我每隔一兩日，偷偷往看，陪他談上些時，這多半年來，祇他初到時，來見過師父兩次，還挨了一次打，以後再未來過，你不小心，所落水潭，乃是火泉，正當最熱之時，受傷甚重，還須休養些日，才能回去呢，沈煌想起文麟尚在上面，不由着起急來，忙問，我周老師呢，珊兒笑答，你不要着急，已有人代你看去了，沈煌一心惦記文麟，也忘了詢問何人代往查看，身上又是火辣辣熱痛非常，心緒煩亂，微一遲疑，珊兒已自走去，後才想起，忘了詢問珊兒之師，是否木師姑慧曇，以爲珊兒一會必來，誰知等了好些時候，珊兒不曾回轉，洞中昏黑，祇牆上點着一點油燈，分不出時間早晚，漸漸睡着，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，忽聽耳旁，有人嬌呼煌弟，聽去十分耳熟，睜眼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原來身前，站定一個少女，正是日夜相思的好友李明霞，喜極之下，忙要坐起，吃明霞一把按住，嬌嗔道，你周身燙傷，火毒已快攻心，如非師父看你可憐，珊兒師妹又感激你去年對他的恩義，情願將來多受點苦，把你師父賜他脫皮的靈丹，轉送與你服下，就不送命，也須病上半年，才可痊癒，幸你下落時，我和珊兒因聽對洞畜生，厲聲吼嚇，知道

來了生人，出洞查看，你正往下滑墜，連忙搶救，已自無及，總算發覺尙快，師父素不喜人登門的，對你竟改常態，憐愛非常，並和珊兒商量，令將靈丹借你一用，這才免去一場大難，否則，解救稍遲，再沒有這樣現成靈藥，你必被那沸水一樣的火泉燙傷，周身全要腐爛，這痛你先受不了，你當傷勢是輕微的麼，老伯母孀居在堂，人都說你孝子，孤身在外，不自保重，昨日絕壑輕身，已是該打，那還可說事前聽簡太師伯說過，知道下面洞主，師門至交，又有龍子珊兒在此，決無他慮，冒點險也無妨，如今身受重傷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如何隨便坐起，萬一起勢太猛，將那剛脫危境，還未復原的好些傷處，重行震裂，那裏再找靈藥，與你敷治，還不乖乖與我睡下，我雖才來不幾天，因我娘和義母，均與師父至交，以前見過多次，對我憐愛，無求不允，如有件事，祇管向我明言，如嫌氣悶，我每天早晚功課做完，便來陪你如何，沈煌見明霞雖然帶帶嬌嗔，埋怨不已，但那深情厚愛，在在流露，越發喜慰，忙笑答道，我此次本為尋找姊姊而來，後被怪物一嚇，失足墜潭，連痛帶急，暈死過去，一直都在昏迷之中，雖覺傷處熱痛，彷彿不甚利害，因師父以前話未說明，不知姊姊是否在此，祇為想念太甚，來此一試，先見珊兒忘了詢問，以為姊姊未必在此，不知何時見到，好生失望，醒前忽聽出姊姊喚我，還當是夢，醒來一看，竟是真的，高興已極，忘了傷痛，小弟別無他求，祇是一人

養病實在煩悶，姊姊每日能來談上些時，再好沒有，還有周老師，正在上面等候，他對
我恩重如山，鍾愛已極，見我不歸，雖料木師姑和姊姊多半住在壑底，再不便是珊兒姊
姊和他師父居處，不見人回，定必憂急，最好通一個信，就說被木師姑和姊姊珊兒，留住
在此，莫提受傷之事，雖然不該騙他，惟恐周老師愁急担心，也就說不得了，明霞因沈
煌傷後昏夢之中，連呼了幾次姊姊，早知爲了自己而來，方才又尋到文麟，問起來意，所
料果是不差，沈煌受傷又重，心越不安，知道事由怪獸金絲神吼，發威嚇人而起，恰巧
狄龍子便住對洞，神吼正歸他管，忙往告知，氣得二人把神吼用長鞭打了好幾頓才能，
因素嫻靜，任憑沈煌說之不已，祇是微笑相看，一言未答，聽完隔了一會，方始笑道，
你昨日墜入火泉之內，幾乎送命，等到師父把你救轉，已悶死了幾個時辰，此地泉水奇
毒，又當午前最熱之時，毒氣更重，你在此前後已三四天，如非服有靈藥，即便不餓，
火毒攻心先就渴死，周老師被你支開，事在三天以前，等你此時想到，人早急死了，就
這樣，他因久候不見你去，也會想到人在下面，如在崖上急喊不去，本來也可無事，偏
巧珊兒好心，特意將你抱來後洞，雖比前面舒服得多，離我也近，但離洞口太遠，大家
都在忙着救你，不會想到上面還有一人，於是忽略過去，龍子也是深居洞內，奉命坐
守，絲毫不能離開，即便知道，也無用處，後來還是對洞畜生，聞得上面生人呼喊，二

次發威怒吼，才得想起，彼時你正當要緊關頭，師父剛給你敷完了藥，自往入定，行時囑咐我們小心守候，不可離開，祇得等了一會，後來還是我想起你和周老師的情分，與尋常師生大不相同，又知連日有好些惡賊，要來後山一帶生事，最討厭是離此數里，住有一家，竟和來人深交，好些顧忌，周老師雖是文人，但這一帶，乃是後山最高險所在，休說尋常遊客，連久居此山的藥夫子，都無一人敢來，如與相遇，必加盤問，周老師不知江湖行徑，答話再要忠厚一點，不吃大虧，也必受氣，一見爲時已久，心中疑慮，你偏昏迷不醒，心中愁急，勉強又挨了一會，沒奈何，祇得付託珊兒，請其照看，不要離開，自往崖上，和你們所居茅蓬，兩處尋找，均未見人，料知決無好事，本想去往那家探看，無如師父半日，曾有嚴命，說那家雖喜感情用事，善惡不分，但是雙方師門，淵源頗深，加以人多勢盛，本領高強，好在他們本人，並不爲惡，最好兩無相犯，不去理他，免得把事鬧大，不容易處，等那幾個惡賊來此生事，然後相機應付，以後何處均可遊行來往，祇這一家，最好不要睬他，想了又想，不敢違背師命，正打不起主意，有心往尋義母一家好友，無奈本山以前，雖然來過幾次，途徑不熟，祇聽珊兒說過途向，不知如何走法，知你醒來，爲了此事，定要愁急，心正爲難，忽遇兩人，見面一談，才知你那周老師，果然出了亂子，沈煌聞言，大驚失色，不禁嘍呀了一聲，明雷

笑道，我知你發急不是，你不要忙，祇管放心，我的話還未說完呢，沈煌忙問經過，原來文麟聽了沈煌的話，沒想到會大胆犯險，又見前面山谷中風景甚好，似有人家房舍掩映樹林之中，自從入山以來，祇和沈煌二人，枯坐寮內，又當雪季封山期內，每日苦憶淑華，心甚煩悶，剛由冰天雪地之中走出，忽然發現前面花木繁秀，驟見陽春烟景，心中一喜，便信步走去，心想煌兒和明霞，明是一雙佳偶，看他過年以後，每一提起明霞快來，立時眉飛色舞，高興非常，照那神氣，正和自己幼時癡愛淑華一般無二，再想到冰如前說墜虎之處，整底異人，極似明霞之師木師姑，珊兒龍子又在洞內，即使明霞未來，這兩入沈煌定能喚出一個，主人性雷古怪，莫如前往谷中，遊玩一回，再與會合，以爲就這一條路，不致相左，便順谷徑往西走去，遙望前面樹林中，果有人家房舍，因見那人家倚山而建，林內繁花盛開，風景甚好，一時興至，往林中走進，到後一看，當地人家，共祇四五處房舍，在一松林之外，四圍桃李花開，甚是繁茂，遙望小橋前橫，流水潺潺，房前大片平坡，一邊種着許多黃連，一邊是一打稻場，放着兩副木架，也不知所架何物，稻場上祇有兩隻大雄雞，正在高鳴唱午，到處靜悄悄的不見人影，心想冰如曾說，這一帶均是峨嵋後山最隱僻的所在，中隔金頂，連雲嶂，獼猴梯，小鬼谷諸奇險無異另一天地，平日與世隔絕，在此隱居的人，不是山中高士，便是有道力的僧道，

見無人蹤，以爲主人出外農耕，此間景物，如此幽靜，料非尋常山民，正想叩門求見，忽聽遠遠錚錚瑯瑯，金鐵交鳴之聲，文麟雖從冰如學武，又經沈煌照着師傅，加意指點，畢竟是個讀書人，平日無什經歷，不知有人比武，一時好奇，又見那兩處人家，房櫺幽寂，悄無人聲，心疑主人午睡未起，不願驚動，便朝斜對面發聲之處走去，入林不遠耳聽笑語呼喝，和前聞金鐵之聲，立定一看內有數人，正在比武，一時刀矛並舉，寒光映日，殺得正在猛烈頭上，因不知雙方爭鬥，是真是假，如照平日早已退回，因來峨帽以後，每日習武，懂得一些門道，漸生愛好，又想將來還要出家，所居常在深山古洞之中，非有本領不能防身，於是用功越勤，見狀不由觸動夙好，便閃在一株大樹後面，立定觀看，先見場上共是三男一女，男的祇一十六七歲的少年，另兩壯漢，女的是個少年胖婦，身材高大，赤着一雙大腳，手執兩把鋸齒板刀，舞動如飛，殺得最勇，兩壯漢均非其敵，少年本作旁觀，見壯漢敗退，忽然大喝，帥大娘不要欺人，待我與你分個高下，胖婦磔磔怪笑道，小東西，你才多大年歲本領，也敢稱雄，說罷，少年已持着一根蛇矛，縱身入場，胖婦笑喝，你真敢和我打麼，我且讓你一刀，隨說，刀已脫手飛起一柄，寒光閃閃，正往斜刺裏，急飛過去，眼看雙方就要打在一起，那柄帶着好些鋸齒，前頭寬約七八寸，又沈又猛的大板刀，也快要釘在樹上，猛聽一聲嬌叱，噹的一聲，日

光之下，猛飛來一點寒星，一下打在胖婦右手板刀之上盪開老遠，同時一條人影，也由斜刺裏飛縱過來，却不向胖婦撲去，祇一閃，先縱向樹上，隨手一抄，恰將那把飛刀的後柄抓住，落向場中，身法快極宛如飛鳥下墮，日光人影微一閃動之間，現出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紅衣少女，貌相頗美，一雙媚目黑白分明，笑吟吟手指胖婦嬌叱道，你這胖婆娘，也敢欺人麼，胖婦說道，三姑不必生氣，我和令姪鬧着玩的，少女笑道，你那鬼心腸，我還不知道麼，你們這裏幾人，如何動武，誰在旁觀，我早在前面高坡上看見，明是死了老公，不耐守寡，想借比武，勾引沙二，人家不願意，你無氣可出，在此賣弄精神，逞能欺我姪兒，是與不是，胖婦聞言，急得不住分辯，連說冤枉，三姑笑道，我也不管你冤不冤，你不是說打着玩麼，我也來和你們比上一回，並還給你一個便宜，你和沙二弟兄，連我姪兒，都一齊上，你們四人，休說取勝，祇打一個平手，便無話說，否則，你這胖婆娘，便難逃公道了，胖婦本就生得奇醜，再吃對方一逼，一張肥臉，急成了豬肝色，神色越發醜怪，看去十分可笑，聞言還想開口，意似不願，三姑秀目微瞪，噴道，你敢和我強麼，說時，文麟見他好似遞了一個眼色，因這數人，不是真打，那叫三姑的少女彷彿武功甚高，意欲看她以一敵四，如何打法，胖婦好似怕極三姑，始終遲疑，後見發怒，才說，三姑娘，我胖婆娘如何會是你的對手，他們三個更是不行，話

未說完，內一少年笑喝道，蠢東西，你怎如此糊塗，何苦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如怕受傷，同比拳脚，不用兵器如何，胖婦朝松林這面看了看，忽然改口笑道，你不要使壞，如用兵器，三姑不肯傷人還好一些，如用手打，你們無妨，單我一人挨打，你好看熱鬧麼，本來，我天胆也不敢和三姑對打，這叫捨命陪君子，無法，祇請手下留情便了，三姑意似不耐，喝道，你們再不動手，我就不客氣了，另兩壯漢，首先諾諾連聲，三姑雙手一揮，便朝胖婦身前縱去，胖婦慌道，三姑莫忙，我準奉陪就是，請你取件兵器，再比如何，三姑喝道，胖婆娘，你真討厭，我的寶劍削鐵如泥，你那兩片頑鐵，怎禁得住，我用空手，和你四人對打如何，胖婦意似無奈，隨將地上，鋸齒板刀拾起，道聲放肆，三姑手下留情，說罷雙刀一擺，兩壯漢和那少年，也各手持槍棒，同喝三姑留情，這事與我三人無干，隨分四面喊殺上前，文麟藏身樹後，暗中偷看，見那少女人既生得美豔文秀，俏生生立在場中，直不像是一個會家，對面四人，個個武勇，尤其胖婦兩柄板刀又寬又大，又沈又猛，舞將起來呼呼亂響，人雖醜胖，動作如飛，少女以一敵四，上來先不還手，一見敵人刀到，祇把身形微閃，對方不是撲一個空，便是撞在別人的兵器上面，剛把勢子收住，少女輕輕一轉，已到了敵人身後，吧的就是一下，別人還好，對於胖婦，下手却重，共總五六個照面，胖婦到挨了三四下，祇聽吧吧連聲，打得胖婦連聲

怪叫，說三姑專和他過不去，在場諸人，全被他引得笑了起來，後來少女笑喝，你們真要我動手麼，說罷飛入人叢，雙臂齊揮，左架右隔，縱躍輕靈，捷如猿鳥，也不問敵人刃斫槍刺，前後夾攻，祇憑一雙空手，上下翻飛，接連十幾個照面過去，那四個敵人，也越殺越猛，祇見刀槍映日，寒光閃閃，裹着少女一條人影，在場中滾來滾去，好看已極，文麟見少女身法靈巧，從所未見，內有好幾次，均是前後受敵，危機一髮，眼看人非受傷不可，不知怎的一來，少女祇一晃，又到了敵人身後，端的驚險異常，心想刀槍無眼，總要受傷，暗中正代少女捏着一把冷汗，看得緊張頭上，忽聽身後有人竊笑，喝道，果然是這窮酸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身後來人，正是去年初入山時，在老楠坪所遇凶僧，不知何時，由身後掩來，惡道也在後面，凶僧在前，離身祇有數尺，手已揚起，情知不妙，一着急，便往旁邊縱去，文麟所習武功，雖是沈煌轉傳，但平日用功極勤，又是峨嵋內功嫡派，根基扎得甚好，雖未試過，因知凶僧利害猛惡，狹路相逢，認定凶多吉少，一時心驚情急，縱得太猛，一下就是兩丈高遠，凶僧以前見過文麟，知是前遇仇人袁和尚之友，想起前仇，立意殺以洩憤，上來便下毒手，不料一掌打空，人已縱開老遠，怒吼一聲，二次趕撲過去，同來惡道原在後面，見文麟飛身縱起，也跟蹤趕將過來，恰是一同到達，文麟剛一落地，瞥見凶僧惡道，雙雙追撲過來，身後恰是一

片危崖，那一帶林木較密，兩面全被堵住，無路可逃，越發心慌愁急，方料不好，眼看敵人已快追近，忽聽一聲嬌叱，一條紅影，已挾着一股疾風，由斜刺裏林隙中飛射進來，正搶在自己前面，雙手一分喝道，我蔡三姑這裏，向不許人兩打一，尤其是無故欺侮老實人，誰不服氣，來來來，同去林中空地上，分個高下便了，說時，胖婦等男女四人，也同趕到，文麟看出來的正是林外比武的紅衣少女，以爲凶僧惡道那等強橫，決不甘休，誰知聞言並未發怒，祇朝少女笑道，三姑不必生氣，這窮酸是我對頭，容易在此相遇，如何容他活命，三姑冷笑道，我看此人，分明是個讀書秀才，就會一點武功也有限，再加十個這樣的人，決非你們一人之敵，如何會是仇家，這裏不是待客之所，且同往我家中說去，說罷，右手朝前一揮，左手拉了文麟，往外便走，文麟先覺情勢危急萬分，如非女主人解圍，萬無幸理，心甚感激，及見伸手來拉，全無嫌忌，以爲對方女中英俠，不拘形迹，也未在意，再看凶僧，被三姑抓住袍袖，拉了就走，惡道隨在後面，各把眼睛，斜視自己，面有憤容，誰也不會倔強，方自奇怪，覺着手上微緊，低頭一看，原來三姑竟把自己的手握了一下，正在含笑相看，神情甚媚，因有成見，認定對方是個女異人，也未在意，一會，便由花林中穿出，經過一條兩邊危崖交覆的幽谷，前面忽現一片平地，對面半山坡上，立着一所華屋，回顧身後，祇胖婦一人跟來，與惡道

並肩同行，手指少女和自己，正使眼色，也不知是何用意，文麟雖是書生，天性強毅，智勇俱全，心想事已至此，怕也無用，除却希望主人是個救星，否則必死兇僧惡道之手，心正尋思，猛覺少女又把自己的手捏了一下，不禁起了疑心，仍想主人女中英俠，必無他念，也許有什別的用意，想了想，決計以誠敬自持，相機應付，便同走了進去，入門一看，內裏陳設，十分華美，男女奴僕甚多，主人似祇少女蔡三姑一個，看去人頗美豔溫柔，威權却大，稍一呼喚，男女下人立時雲集而來，爭先恐後，搶往前面侍候，一連走進三層院落，到了末層樓上，方始停住，還未進門，便聞到蘭麝脂粉香味，就這一會功夫，下人已設盛筵相待，樓共五大間，席設右首第二間內，另一間似是女主人的臥室，繡簾低垂，悄無人聲，主人先請來客就坐，朝着胖婦笑道，你祇把我的人放走便要你命，誰欺負他，也找你算賬，胖婦把舌頭一伸，狀更醜怪，少女朝文麟笑道，尊客請坐，少時便來奉陪，隨往臥室走進，文麟此時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待了一會，暗查席前侍婢，身旁均似帶有武器，內中兩人，並還佩有寶劍之類，俏生生立在一旁，送上煎茶甚是殷勤，胖婦獨坐門側方凳之上，不時朝侍婢扮一鬼臉，兇僧惡道坐在對面，似有怒容，待了一會，四顧室中，盆花盛開，日光正照其上，樓欄外一邊茶灶，一邊酒爐，熱烟裊裊，水開正沸，室中几案清潔，陳設富麗，花影橫斜，繁陰在地，越顯得十

分春色，暖氣融融，心想這家隱居荒山之中，奴婢成羣，一呼百諾，看去十分豪富，主人祇是一個孤身少女，又有那好武功，形迹好些可疑，到底是何來路，用意難測，如是好入，怎會與兇僧惡道相識，想到這裏心方一動，忽聽兇僧低語道，道兄，你看這雌老虎，神態可疑，真要看中那窮酸，我們留意才好，惡道答說，師兄禁聲，這婆娘反面無情，不是好惹，莫要被牠聽去，又生枝節，兇僧怒道，今日就不殺那窮酸，也要問個來歷，反正此仇非報不可，真不講理，偏向外人，不會到馮家評理去麼，惡道似恐惹事，低聲說道，你不知母老虎，是馮八太公最寵的乾女兒麼，去年我們雖然吃虧受氣，窮酸不過和那小孩一起，與小禿驢相識，並未動手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，兇僧猶笑道，本來與他無干，但不將他殺死，怎會引出他身後的人，文麟聞言，方覺處境之危，忽聽有人接口道，你不殺他，照樣把他身後的人引出，奈何不了冬瓜欺葫蘆，吃軟怕硬，充什麼好漢光棍，衆人抬頭一看，正是蔡三姑，由房後左邊屋內繞來，正立兇僧身後而帶冷笑，眉宇之間，隱含殺氣，兇僧料知方才所說，已被聽去，強陪笑容，方開口喊了一聲三姑，三姑突把面色一沈，冷笑道，我這雌老虎的酒食，不勞惠顧，請到馮家等我，自會和你二人評理，各自請罷，文麟知道這一僧一道，兇惡非常，以爲雙方必要翻臉，誰知兇僧紅着一張豬肝臉，好似愧憤交集，却又還不上話來，惡道也陪着笑臉道，三姑息

怒，容我一言，三姑猶笑道，我好心好意，請你二人來家飲酒，爲何背地罵人，我最喜打抱不平，人家一個讀書相公，好好的看我和胖婆娘比武，你們無故欺人，以強凌弱，如非相識，我早就不容了，本來此時你們便難脫身，祇爲你們說出馮家老頭，如不放手，還道我是怕事，也不打聽打聽，三姑娘受過誰的氣來，趁早快請，免遭無趣，因僧見主人聲色俱厲，越說越難聽，實在難堪，不由羞惱成怒，剛把眼睛一瞪，還未開口，惡道見主人一雙媚目，已射兇光，似知不妙，忙把兇僧一拉，故意笑道，你不是不知三姑娘自來有他無人，不論憑那一面，也須讓他幾分，師兄還不快走，自己人何苦大家都生氣呢，兇僧也看出主人快要翻臉，旁立五六個侍婢，已各手按腰間寶劍暗器，注定了己，大有待命發難之勢，不禁氣餒，反正再說下去，祇有更糟，決無下台，祇得隨同起立，道聲再見，一同走去，三姑連理也未理，待了一會，忽對胖婦和隨來少年道，胖婆娘，快和我姪兒，對那兩個下流東西說去，今日這位相公，已是我家尊客，從此祇有人動他一根汗毛，叫他嘗嘗三姑娘梅花針的味道，馮老頭能夠唬誰，我請完客，不必他說我還要向老傢伙算賬呢，胖婦聞言，諾諾連聲，同了少年匆匆走去，文麟雖料主人不是純善一流，終有解圍之德，方起致謝，主人已翻然往外屋走去，微聞嬌呼侍女之聲，帶笑說道，好好侍候這位相公，我去去就來，可恨賊禿，差一點掃了我的興趣，又待了一

會，裏屋繡簾挑處，三姑忽又滿面春風，緩步而出，神態十分文雅溫和，與先前判若兩人，朝着文麟笑道，此是先父昔年兩個舊部，幼時曾與相識，爲了他們屢犯家規，在外行兇欺人，已然不許上門，斷了來往，今日因他欺負相公，我不知事情輕重，因何結怨，好意給他一個整臉，想借三杯水酒，爲雙方解和，免得相公讀書人，異日無心相遇，好些討厭，誰知他們不識抬舉，不過，這樣也好，相公二目，精氣內斂，武功雖還未到火候，決非常人，匆匆見面，連姓名來歷，也未請教，難得一見投緣，這些厭物，又都走開，再好沒有，今日天氣晴美，如不嫌棄，你我在此暢飲一回如何，文麟這二十餘年來，心目中祇有一個婷婷倩影，此外便是天仙化人，也不會放在心上，聞言本想推辭，既一想，人家爲我傷了兩個朋友，意甚誠懇，這類女子，向無男女嫌疑顧忌，再看方才對付兇僧惡道，那等強傲，定必自尊心重，不容違忤，如若堅拒，反而結怨，總算救過自己，結怨做什，心念一轉，祇得略爲謙謝幾句，便卽入座，三姑先見文麟沈吟，遲疑未答，已有不快之容，後見不曾堅持，方始轉愜爲喜，陪坐一旁，笑問姓名來歷，文麟暗忖自己是個讀書人，不在江湖走動，明言無妨，冰如強敵衆多，說出難免惹事，何況主人是個少女，神情詭異，也頗難測，便把冰如這一段隱起，推說去年遊山，無意之中與兇僧惡道相遇之事，說個大概，當日也爲遊山，無意至此，偶見花林之中有人比

武，看出了神，沒想到因僧會來尋仇，其實那茅蓬中小和尚，祇知姓袁，並不相識等語，說完蔡三姑想了想，更不再問，祇是殷勤勸飲，恰巧男女雙方都是好量，文麟恐怕吃醉，幾次要起辭謝，均被三姑強行止住，文麟見他春生玉頰，有了幾分酒意，越發興高彩烈，眉目之間，媚態橫生，隱含蕩意，走又不讓走，心正叫不迭的苦，三姑見他神情不安，突然笑問道，周兄，小妹將酒敬人，並無惡意，爲何不肯賞臉，山居寂寞，難得有此良友，一見傾心，今日一醉方休呢，文麟方說自己不勝酒力，三姑笑道，至多吃醉，便請下榻此間，誰還讓你睡在路上，受那小人之氣不成，文麟聞言越發驚惶，忙說，我還有姪兒同來遊山，約在前面相見，尋不到我，定必盼望，他母孀居，祇此一子，年紀又輕，倘有差池，回去如何交待，我深感三姑解圍之德，改日定當專程拜謝，暫容告辭如何，三姑笑道，你說的不是袁和尚所交的小朋友麼，實不相瞞，你的事我全知道，不說罷了，不過你這人到還至誠，話祇隱起一半，還是別人的，自身的事一句不假，不甚見外，還有良心，否則，我素不受人欺騙，雖然救你在先，祇拿我當壞人，不說一句真話，不等此時，也就不敢高攀了，文麟聞言，才知對方深悉自己底細，不禁心驚，臉方一紅，三姑笑道，周兄真個至誠君子，無心說笑，不必介懷，我與令師貴友，多半相識，休以爲我不拘小節，便是壞人，真要非走不可，也等酒足飯飽之後如何，三

姑貌甚美艷，人更風流大方，言笑之間，媚態橫生，彷彿少婦風華，別具一種昵人情致，換在旁人眼裏，這等美豔如花的就口饅頭，斷無不吃之理，文麟却是情有獨鍾，心心念念，祇在一人身上，始而誤認對方，也許俠女一流，豪爽大方，已成習慣，不能與世俗婦女相提並論，雖覺脫略過分，尙拿不定，依然對坐同飲，並無別念，後見三姑有了幾分酒意，星眼微飭，玉頰紅生，神情越發放縱，漸漸眉挑目語，隱含蕩意，幾次告辭，均未獲允，素來面嫩，加以開頭印象頗惡，由不得生出畏意，口風又越來越緊，惟恐一言不合，當時翻臉，吉凶難測，祇得強捺愁思，表面應對，心中不住打鼓，祇想不出應付方法，先推說酒已過量，不能再飲，三姑祇是媚笑不語，仍就把酒斟上，殷勤勸用，文麟恐其倚酒裝瘋，不敢過於堅拒，勉強飲下，誰知三姑酒量甚宏，如非自己也還有量，早就醉倒，這一開張，又勸之不已，簡直無法堅拒，到了後來，文麟看出對方，不特有意勾引，並還情熱如火，幾次示意勾搭，現於詞色，情知不妙，偏是不能脫身，祇一說走，三姑便白起立，伸手攔阻，暗忖此女如此淫蕩，又有一身極好武功，祇一羞惱成怒，或是借着勸客，一動手腳，事更難處，所幸自視尙高，雖然賣弄風情，似還不甘俯就，好在自已酒量尙佳，莫如裝傻到底，拖延時候，祇要把她拚醉，相機溜走，或者還能脫身，否則，逃席簡直無望，周文麟想到這裏，率性打點精神，以禮自持，神態越

發謙和莊敬，專用面子拘束，更不再提走字，蔡三姑祖父兩輩均是西川路上有名俠盜，現均身死，又無弟兄姊妹，孤身一人，隱居峨嵋後山，仗着田業衆多，家學淵源，練有一身武功，平日也頗安樂，無奈遇人不淑，贅夫楊昌，乃江湖上有名人物，祇是性情凶暴，喜怒無常，三姑獨生嬌女，從小放縱，自難忍受，偶因一事反目，楊昌由此不辭而去，後在山東另娶一妻，命人帶信，說三姑稟性乖張，不能偕老，令其改嫁，三姑對來人說，我嫁不嫁，與他何干，暫時不去尋他，我眼界甚高，差一點人決看不上，萬一遇見意中人，自然各不相擾，否則，他耽誤我的青春，祇一遇上，休想活命，人去以後，三姑痛哭了一場，說要嫁人，風聲傳出，一般江湖中人，均覺此是極好一塊天鵝肥肉，登門拜訪和託人求親的，不知多少，滿擬三姑年輕美貌，決不肯守這活寡，既和楊昌負氣，也必嫁人，怎麼都有指望，誰知三姑以前所說，乃是氣話，並無嫁人之意，但是天性風流，放誕不羈，見了來人，故意賣弄風情，逗得對方眉飛色舞，心癢難搔，然後提出三條，如能合格，便即下嫁：第一才貌俱全，文武皆通，本領在她之上，第二，從小生長當地，不願離開，爲了前車之鑑，不許丈夫離開一步，性情更須溫和，因爲男人最無情義，求愛之初，多是甜言蜜語，百依百順，成婚以後，逐漸露出本相，性情一節，無法考查，特地立此第三條，在未婚以前，須聽吩咐，在當地做些日勞苦繁重之事，

日期長短，並不一定，何時試出對方果是真誠熱愛，方始比武，一分高下，以定去留，男的如勝當時成婚，並說頭一條文武雙全看是難得，實則所重在情，祇要二三兩條，能如他意，這最後一關，不過限制而已，來人知他家傳絕技，更煉就袖箭飛針，利害無比，有的覺出條件太苛，祇受了幾次奚落，失望而去，吃苦還小，內有八九個不死心的，色令智昏，那知利害，以爲第一條僅限才貌，比武是在最後一關，祇要允許留下，討得對方歡心，便武藝不濟，三姑也必假敗，使其入選，並非無望，欲用水磨功夫，熬到人財兩得，全都答應下來，每日照着所說，服那牛馬一般苦役，祇一見面，便百計巴結，無所不至，三姑眼界甚高，本是有心戲侮，沒把這些人放在眼裏，一見男的如此卑鄙，越發輕視，因是豔名在外，財產又多，頭一二年，江湖上未婚少年，稍爲自信得過的，紛紛趕來，自來兩雄不能並立，三姑也真刻薄，對衆聲言，我祇一身，難嫁多人，在未經考試以前，對於諸位一視同仁，即便看出來人果是至誠，表面也不顯出，非把最後一關做到，不能定準，爲示公允，決不私見一人，休看我已嫁人，未許婚前，依然守身如玉，平日相見，無什拘束，不聽請，却不許人進這樓門，如若不耐久候，或是自知無望，趁早快請，要是存心不良，欺我孤身獨居，祇要私入此樓，休怪我以盜賊相待，來人不知利害，反覺所說有理，三姑問衆無異議，便把衆人安置在一處冬冷夏熱的賓

館以內，每日仍以盛筵相款，一面百計凌踐，使其難堪，往往聚衆轟飲，正在興高彩烈之際，也不問對方飽了沒有，忽然一聲令下，便令作苦，這般來人，平日享受已慣，初來幾日，自是難耐，無奈羣雄爭雌，物稀爲貴，三姑又具絕色，借着試心，盡情凌辱，一面故意眉挑目語，或是隨便揀上兩人誇獎兩句，日子一久，這夥浮浪少年，全被鬧得色迷心竅，神魂顛倒，漸由勉強忍耐，變成習慣，爾詐我虞互相忌妬，彼此負氣，誰也不肯說個走字，末了再由妬成仇，自相火併，敗的人自然立足不住，負愧而去，此端一開，餘人均想末了比武的一句話，大有伸縮，男的雖非敵手，女的偏生愛他，不如及早打發，多去一個情敵，終減好些顧慮，於是紛紛暗中比鬥，拿三姑打賭，敗去勝留，共才半年，去了十之七八，下剩三人，一個是見三姑屢示好意，難捺慾火，以爲人非草木，況是久曠之身，照着連日相處情形，和那幾次示意，十九有望，於是妄動淫心，半夜入樓，意欲相機求愛，去時，還打點好了退步，稍見詞色不對，便說此來祇求談上幾句心腹話，聊慰癡情，並無他念，誰知剛一入門，便被三姑預先埋伏的慧婢暗算，當時殺死，另一個早就看出不妙，一見手段這等殘忍，首先不辭而別，下剩一人，是個油頭粉面的採花淫賊，以爲情敵皆去，事情有望，這日正獻殷勤，三姑忽令比武，死星照命，尙犯色迷，本領也還不弱，滿擬兩下本領差不多，事便成功，何況女心已動，定必

假敗，還不肯施展全力，後見對方連說無須讓我，刀槍無眼，免受誤傷，又說冤枉，這才聽出口風不妙，忙以全力施爲，已自無及，祇幾個照面，便被打成殘廢，三姑還說自己手下留情，憑你們這般人，也配做我丈夫，當時遂走，風聲傳出，才知女的不想嫁人，上當的人祇管痛恨，一則丟人太甚，話又說明在先，難怪對方，再者，三姑祖父威名遠震，手下徒黨，個個能手，更有許多父執之交，傲靠山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誰也不敢惹這禍水，懷恨之下，胡造謠言，其實三姑人雖放縱，守了三年活寡，並無不端之事，當日也是孽緣遇合，文麟本是一個美少年，加以三姑獨處山中，平日所遇，不是形貌醜怪，猶惡無比的凶僧惡道之類，便是糾糾武夫，以文麟這樣，溫文爾雅的俊美書生，尙是頭次見到，不由一見鍾情，自來男女之間，越是片而相思，情更熱烈，照例越看越愛，無論對方言語舉動，從頭到腳，無一處不是好的，誰知越是這樣急進，對方越是嫌厭，此次文麟已把她畏如蛇蝎，祇說此女是個淫婦，不知如何下賤，其實三姑自視甚高，文麟情有獨鍾，上來印象不好，成見太深，實是冤枉了他，本來想將文麟灌醉，酒已吃醉了八九分，及見酒吃越多，神態越發莊重謙和，彷彿酒量極好神氣，萬一自己先醉，如何是好，心中一急，酒便上湧，又想起自己平日自負才貌，專喜侮辱那些不知趣的野男子，這人是个讀書相公，幼從高人習武，品行端正，既然有心求愛，如何這等行

徑，豈不反被輕視；心念一動，覺着上來把事做錯，對這類人不能以淫媚勾引，心中再一着急，酒更上湧，越看文麟越中意，又覺當日不應自輕自賤，如不趁早挽回，便能如願以償，嫁與此人，情而也是難堪，心念一動，正待變計，惟恐對方先醉，及見文麟似有醉意，心中暗喜，忙又勸了兩杯，爲勸對方，自己不能不陪，誰知酒吃太多，本有醉意，再加上這兩杯急酒，當時醉倒席上，文麟還恐侍婢攔阻，故意裝醉，那些侍婢，靈慧異常，再聽主人口風，並非不嫁，實在好人難得，看出當日待客情形，比起平日大不相同，明知有意，無奈主人性情難測，這類婚姻大事，說好自得獎賞，一個弄巧成拙，這頓責罰怎受得了，誰也不敢作主，挨了一會，連喚幾聲周相公，文麟裝睡，不會回答，衆婢誤以爲真，便在一旁低聲密計，均說事關重大，就算主人有心，也無如此草率，最後決定把客人，扶向隔房之中臥倒，一面分人，把三姑扶回臥房，喚醒之後，問明心意，是否讓客人回去，再作計較，文麟知道此時危機密佈，稍被看破，休想脫身，母老虎再一發令，更是麻煩，既一想，事已至此，除却靜守待時別無善策，越是心慌，越易誤事，想了想決計沈穩心氣，不令露出絲毫逃意，侍婢見文麟爛醉如泥，悄告同伴說，此人醉得這等利害，便叫他走，也走不了，三姑睡時，向不許人驚動，况在酒醉頭上，我看暫時還是不去喚她爲妙，另一侍婢答說，此言有理，主人從來沒有這樣醉法，

我們侍候了一整天，什麼東西都未吃過，天已不早，莫如吃飽之後，再作道理，跟着，便聽有人來說，三姑連喚不醒，客醉這樣，決不會走，他一個讀書人，跑也不快，他那來路，三姑又全知道，就被逃回，不找他便能。三姑祇一要人，當時便可請回，怕他作甚，說罷一同走去，文麟聞言，心中暗喜，但聽衆婢口氣，自己住處，對方已然知道，冰如不在，沈煌不知歸未，如若尋到明霞諸人還好，否則，這母老虎何等利害，豈不大糟，思量無計，祇得逃出羅網再說，換了別人，侍婢一去，必先逃走，文麟却是機警穩練，人去以後，還自裝醉，果然等了不多一會，便有兩人入房探看，又喚了兩聲和公，未聽答應，方始走去，文麟又待一會，不見有人再來，隱聞翠婢飲酒笑語之聲，才知主僕均是好量，輕悄悄起身一看，樓旁兩面皆窗，房窗虛掩，窗下一株黃栢樹，樹枝頗粗，離樓祇二三尺，伸手可接，便輕攀着樹枝，援了下去，回頭樓上笑語方酣，先醉臥處，離飲酒處還隔兩間屋子，因此不會驚覺，再看前面月光如畫，松影交加，田園花園，都是靜蕩蕩的，空無一人，記得來路，還有幾所人家，一條溪流，乃是歸途必由之路，日間所見胖婦，和那幾個壯漢，不知睡未，惟恐驚動，路又不熟，祇得就着花樹掩蔽，走將過去，暗忖：鄉村之中，多半養得有狗，見了生人，必要狂吠，不知這裏有沒有，忽聽汪的一聲，果有一條惡犬由身後竄來，其實，文麟此時功力，休說是狗，便差一點的野

獸，也足能應付，祇爲出身士族，從未動過手脚，雖煉了些日武功，至多和沈煌相對演習，不曾用過，加以從小怕狗，不禁嚇了一跳，慌不迭縱將出去，回頭再看，原來身後竟是一所人家，瓦屋三間，三面均有竹林掩避，前面又是一株大樹，因此先前不曾看出，狗乃藏種，差不多有小驢般大，形態雖極猜惡，但有一條細長鐵鍊鎖住，知不會竄上身來，稍爲放心，忙又前行，誰知那狗見人避開，沒有撲中，竟然狂吠不休，文麟恐將日間所見男女主人驚動，忙繞着樹林向前飛馳，耳聽犬吠不已，一看地形，人已過溪，往前再有十幾步，便到來路谷中，不致被人發現，回顧身後，無人追來，狗吠忽止，那幾所人家，也早越過，心神略定，想起沈煌往尋明霞，不知是何光景，回家不見自己，豈不急死，心正憂疑，前面已快走出山口，途中會聽左崖似有步履之聲，仰望無人，那聲音又是略響即止，心疑空谷傳聲，也未在意，心想如有人追，當早開口，自己不過夜深逃席，主人大醉，不願驚動，即便被其追上，也不是沒有話說，何必這等怕他，同時，又想起雷四先生所贈木丸，尙在身旁，忘了取用，此女既是江湖中人，這等行輩本領均高的異人奇士，當無不知之理，想到這裏，心胆立壯，跑得更快，晃眼跑出口，猛覺眼前一花，一條人影帶着一股急風，迎面撲來，當時撞個滿懷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日間所遇胖婦，因出不意，吃對方一撞，覺着一身肥肉，和滿嘴酒腥之氣，中人

欲嘔，連忙縱開，還未開口，胖婦已笑問道，周相公，放着一朵鮮花不去陪伴，深更半夜，這等飛跑，莫非我們三姑，還配不過你，敬酒不吃，想喫罰酒麼，文麟見那胖婦，嘻着一張怪嘴，月光下看去，一付神情，越發覺得醜怪，周文麟沒好氣答道，我感主人厚意，早就酒足飯飽，告辭回去，我還有一個姪兒，年紀甚輕，恐其懸念，忙着趕回，走得快了一些，有什相干，胖婦略一遲疑，笑道，你說這話，我就不信，三姑爲你還得罪了兩個朋友，怎會放你當日就回，日間聽說，已命人去找你姪兒，分明一番好心，如何辜負人家，想偷走也行，第一須要將我打發，才有指望呢，文麟原是一時之憤，及朝胖婦搶白了幾句，忽想起身在虎穴，這醜婦比蔡三姑還不要臉，如若得罪，難免動變，那時更難應付，又見對方一雙豬眼，注定自己，不住在拋眼風，知其不懷好意，急中生智，冷笑道，我和三姑說明回去，你不放走，意欲如何，胖婦見文麟理直氣壯，似乎膽怯，強笑答道，我知三姑愛你，決不放走，白天又託過我，故此追來攔阻，你也無須發急，祇和我一同回去，向三姑問明，送你上路，你看可好，文麟心中一驚，暗忖這無恥醜婦，什事都做得出，回去固難脫身，如不依他，定必翻臉，表面仍作鎮靜，冷笑道，你不過所求不遂，有意刁難，誰還怕你不成，見了三姑，我自有的話說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氣匆匆便往回走，心正打鼓，惟恐弄假成真，誰知胖婦竟被哄信，攔住

文麟笑道，周相公不要生氣，我知三姑雖守了二年活寡，從未看中一人，他雖愛你也真體面，相公又是讀書人，雙方都不願意草率，因此放你回去，是與不是，文麟冷笑未答，胖婦覺出文麟似與三姑說好，不像是假，惟恐回去說他壞話，忙陪笑道，我知相公忙着回去，祇要日後代向三姑說上幾句好話，不提追你之事，我便不再攔阻，你看如何，文麟故意冷冷的答道，我急於看我姪兒，祇你不討嫌多事，誰還與你一般見識，實對你說，除非我明日自來，要想動強，我師父雷四先生先不答應，你如不信，現有我師父鐵木令在此，一看自知，鐵婦聞言大驚道，這鐵木令雖未見過，早已聽說，雷四先生日前還由這裏經過，聞說他老人家已不再收徒弟，怎會收你，又未傳你武功，是何原故，文麟恐耽延時久，羣婢追來，又不敢露出情急心慌之狀，冷笑道，這個你不用管，如不放走，我便同你回去，不要耽延時候，胖婦笑道，我不過問一聲，假報雷四先生門人，也未必有這胆子，不過事太奇怪，問上一句，何必生氣，各自請罷，文麟裝不耐煩，哼了一聲，轉身就走，仍就向前飛馳，走了一段，回到高處，方幸無人追來，偶回頭一看，身後山谷之中，飛也似跑來又五人均是女子，胖婦也在其內，後面還有三四男女，并帶着前見惡狗，月光之下，看得畢真，這一急真非小可，暗忖山徑曲折，相隔至多丈許，任怎快跑，也被追上，至多逃回茅蓬，也是引鬼上門，心中惶急，仔細一看，

當地乃是三岔路口，一面是來路，對面高岡，略帶人字形，一頭通着歸途，另一頭滿是坡陀，高高下下，左邊一列土山，上面林木甚多，忙捨歸途，往岔道上馳去，借着大樹隱身，居高臨下，往後一看，追兵已越來越近，越發心慌，知道敵人一上高岡，十九必被發現，一面飛步急奔，一面沿途觀查，準備尋一隱身之處，暫時藏起，等追兵過去再打主意，正惶急間，忽然發現脚底，乃是一條山溝，回顧身後胖婦，帶了一夥人，已追上岡來，見那山溝，祇七八丈高下，由此起地勢更低，下面更有大片樹林，由上到下，是一斜坡，祇有一段較陡，自信還能勝任，直跑到底，惟恐被人追上，慌不擇路，向前飛馳，又聽上面吶喊之聲，隱隱傳來，不知夜靜空山，易於傳播，以為敵已追近，心中害怕，祇顧向前飛馳，落荒而逃，也不知跑了多遠，後來覺出喊聲已住，路也走了不少，遙望後面靜悄悄的，方始停住，以為追兵已遠，停了下來，眼望碧空萬里，明月在天，夜靜空山，分外清寂，獨個兒正在對月徘徊，懸念沈煌，又不敢隨便歸去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忽聽犬吠之聲，甚是耳熟，大驚回顧，正是先前那條藏狗，一路連縱帶跳，當先狂追而來，後面跟着方才兩起追兵，已然合成一路追來，山徑迂迴，文麟順路急馳，忘了曠野之中無什遮蔽，連經兩處樹林，本可藏身，無如情虛膽怯，未敢停留，當由第二處樹林跑出時，正趕追他的人，發覺起錯了路，以為逃人不曾走得如此快法，重往回

趕，一眼瞥見文麟由林中跑出，立時繞路追來，文麟地理不熟，自然吃虧。這次相隔更近，自更心驚，重又忘命向前奔馳，一眼瞥見前面，是片山崖，崖前現出大片樹林，忙卽往裏趕進，逃不多遠，發現野草中，隱有一洞，耳聽身後追兵，同聲急呼，周相公快些回來，那邊去不得，再不聽話就沒命了，文麟祇說是假，全不理睬，一見那洞深藏叢樹之中，地勢隱祕，心想這等追法，遲早仍被追上，忙往洞中鑽將進去，剛到裏面，閃向洞側藏起，屏息側耳，朝外靜聽，猛一回顧，身後暗影中停有兩點紅光，心方一驚，忽聽人犬奔馳之聲，似已跑過，回顧紅光，仍在原處未動，心想如是野獸雙目，見了來人，斷無不動之理，心中略定，忽聽洞外犬吠，却不進來，一會追兵也自趕近洞外，耳聽胖婦氣喘吁吁，朝狗厲聲怒喝，人既在此，怎不過去搜索，鬼叫做什，這類藏種惡犬，性如烈火，凶猛非常，吃主人一罵，又狂吠了幾聲，忽朝洞前竄來，隨又聽胖婦笑道，原來這裏還有一洞，周相公藏得真好，且喜還未過界，否則，把小命送掉，三姑肯饒我們麼，文麟料那惡狗，嗅出人在洞內，不知何故，欲前又却，先在洞前一帶，狂吠着發威，忽然竄到洞口，往裏一探頭，已現出半截狗身，忽又急跳回去，胖婦喝問，人不在洞內麼，話未聽完，狗又二次探頭，方想要糟，忽聽咩的一聲怒吼，起自身後，未及回顧，一條和人差不多高的黑影，帶着兩點紅光，已由身後，騰空飛出，跟着

便聽惡狗慘叫，和追兵驚呼，逃竄之聲，那狗祇嗥了一聲，便不再叫，彷彿被黑影抓死，驚悸百忙中，回頭一看，前見紅光已隱，心想那黑影必是山中精怪之類，萬一來犯，豈不把命送掉，正想就勢衝出逃避，剛出洞口，便聽前面少女清叱之聲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月光之下，站定兩個少年男女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原來那少年男女，正是去年雪後封山，臨崖獨酌，所遇的施氏兄妹，初見時，原定以後往訪，或是日內再來，後竟失約，不曾再見，想不到會在危急之間，不期而遇，因知對方異人奇士，聽以前稱呼口氣，彷彿他家父母，與冰如淵源頗深，并見冰如後輩，心中驚喜，忙迎上前行禮，說道，自從去年雪後一別，因不知仙居何處，無由往訪，每日都在盼望，不料在此相遇，真乃幸事，還待往下說時，少年忽然轉顧乃妹笑道，二妹還不快把這夥賤人打發回去，把大黃喚了回來，當真要由他的性，把人全抓死麼，施女正和文麟對立，看神氣似想開口答話，聞言微噓道，我不似哥哥那樣假慈悲，他們自己犯境，無故弄條惡狗來向大黃發威，才有這事，照着昔日中間人所立條款，今夜之事，不能怪人，便被大黃全數抓死，也是自找，我已喊過一聲，那胖婆娘長得和母猪一樣，還要倚勞行凶，欺厭善良，我見了他就有氣，頂好讓大黃抓死，才快人心，哥哥要做好人，不會自己喊去，單支使我做什，文麟聽出方才黑影，乃是施氏兄妹，所養異獸，胖婦和同來那些追兵，已

全嚇跑，正在逃命，惡狗早被抓死，方想這夥追兵，全有極好武功，無一好惹，尤其胖婦這兩把厚背鋸齒鋼刀，又沈又重，看去何等威猛，又帶了那多人來，竟被異獸嚇得望影而逃。可知這東西，定比虎豹之類猛獸，還凶十倍，照此形勢，料可無害，當時心情一定，方想詢問那黑影，是何異獸，如此凶猛，忽聽哀號求救之聲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胖婦，忘命奔馳，急跑過來，口中連呼相公姑娘救命，等跑到三人身前，已累得氣喘汗流，披頭散髮，周身都是泥污，一到便跌爬地上，狼狽已極，施女冷笑道，前年也是你這潑婦，無故惹事，後經中人講和，立下規條，兩不相犯，似此深更半夜，到我寒蓀谷擾鬧，已是欠打，并敢縱容惡狗，去向大黃發威，自尋死路，怪得誰來，如今惡狗已被大黃抓死，咎由自取，不去說他，依我脾氣，本來你也難逃公道，我哥哥不願大黃隨便殺人，養成他的惡性，方才發令，當已聽見，不夾了尾巴，逃回家去，又來惹帳作什，莫非想爲你那惡狗報仇，和大黃拚一下麼，胖婦急道，二姑娘，我那有這大膽子，惹你家的那幾個凶煞，祇爲今夜所追的，是三姑第一次遇見心愛的人，被他乘着三姑酒醉，逃席溜走；此時我已快睡，如其不管閒事也好，偏聽狗叫，出來一看是他，便追了下來，本意將其送回，也可無事，不料這位周相公，胆大靈巧，哄得我死心塌地，將他放掉，三姑手中那羣丫頭，發覺逃出不遠，不敢喚醒主人，隨後追來，竟說周相公是我故

意放的，三姑脾氣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人又由我手中逃出，豈不有口難分，沒奈何，祇得帶了他們男女七人，追趕到此，滿想他一個文秀相公，剛逃不久，當時就可追上，誰知人雖文雅，跑得却快，加以鬼計多端，被他中途改道，逃來此地，等到我們發覺不對，重又回追，他已逃過了界，我們原知不合，以爲谷口一帶，不見人影，到處靜蕩蕩的，惟恐回去三姑要打，不肯干休，意欲把人尋到，悄悄回去拉倒，天膽也沒想到驚動你們，和大黃那個凶煞，先是滿林搜索，不會見人，因已過界，就是主人寬宏大量，遇上那個凶煞，也非吃大虧不可，料知人已逃進谷去，不敢再追，心膽一寒進退爲難，也是那狗找死，想是聞出人在洞內，因大黃也在裏面，不敢闖進，在外怪叫，我們聞得狗叫尋來，見那洞不大，沒想到內有凶煞，強令衝入，這才惹出禍來，有兩個逃得稍慢，被大黃一爪一個抓起，如非相公連喊，早被抓死，這一來全都嚇跑，我本逃在前面，誰知大黃專一與我作對，別人全都放過，祇我一人，無論逃向何方，全被搶前擋住去路，不是將我一爪打跌地上，便把我抓起甩將出去，後來我看出他有心戲弄，想要我命，實在無法，祇得逃回原處，我知道東西最聽二姑娘的話，求你大發慈悲，將他喚住，免爲所害，感激不盡，從今以後，便要了我的命，也不敢到這裏來了，施女目注胖婦冷笑不答，文麟偶一回顧，前見黑影，已悄沒聲的拖了回來，定睛一看，那東西生得似人非人，彷彿

佛猩猩，可那一偏又身子瘦長，與傳說中的山魃相似，却生着兩條瘦硬如鐵蒲扇大的

怪爪，周身也家茸，油光水滑，腦後一股長髮，下垂至股，却是色如金絲，又長又

亮，這時正站在胖婦身後，怒瞪着一雙火眼，兩隻利爪已然揚起，似看主人神色，祇一

發令，立將胖婦抓死神氣，看去兇猛已極，初見這類猛獸，自是害怕，由不得驚噫了一

聲，往後倒退，施女站得最近，忙伸手把文麟拉住，笑道，周兄不要害怕，這便是我家

大黃，原是南荒異獸，小妹幼時，隨同家母去往滇南深山之中訪友，無心發現，比時這

東西剛生不久，不過二尺來高，先沒想到他如此兇猛，恰巧他那母親，爲兩條毒蟒所

殺，我因見他，奮不顧身，去和毒蟒拚命，已被那蟒纏住，祇等吃完他娘，然後吃他，

看着可憐，想要救他，家母說這東西和蟒一樣，稟性太惡，難於馴養，執意不肯，家母

所訪友人，男的姓羅，女的姓裘，也是夫妻二人，隱居當地，已有多年，羅叔母裘芷

仙，爲人溫和，原是峨嵋派劍俠，與家父母同門至好，很喜歡我，無意中走來，聽我一

說，將蟒殺死，把牠山蟒口中，救了下來，誰知這東西雖是天生惡物，心却靈巧，居然

知恩感德，終日守伺洞前，我一出外，便追隨在側，不肯離開，第三日又引了一個大的

前來，才知這東西雌雄兩個，始而家母不允帶回，見他生得靈巧好玩，再三求說，羅叔

母又在旁相勸，結局，祇帶回一個，當大黃和公的一個分別時，哭號了一日夜，看去

分可憐，家母偏是執意不肯，沒奈何，祇得把他單獨帶走，這東西到也聽話，除喜捉弄惡人而外，不奉我命，從不傷人，就這樣，家父仍然嫌他性暴多事，時常鞭打，從來不敢倔強，新近爲了本山時有外方惡賊狗盜，來此窺伺，附近又有幾處囚人，我因家父母長年清修，不願外人驚擾，前數日才命他移居方才山洞之內，就便防守，對他更有嚴命，雖不許生人入境，但也不許他離開這片樹林，胖婆娘原是蔡三姑的遠親，仗着幾斤蠻力，專一欺人，去年我和三姑幾乎反目，也由他身上所起，後經本山隱居的馮老頭居中說和，兩下言明，以你來的那條山梁爲界，除却尋常行路經過，無論打獵採藥，雙方的人，均不許其過境，家兄說我寒蓐谷中共祇兩三家戚友，隨同隱居，平日半耕半讀，偶然也練點武藝，打獵乃是一時乘興，並不以此爲生，出產甚多，地勢又大，無須出來，祇以這片樹林爲界，不許他們的人，來此騷擾已足，我們即便有人出山，也走別路，決不走過山梁那面去，事情說好，至今雙方均能遵守，不料今夜，又是這胖婆娘引頭惹事，幸而我和家兄，在谷中頂玩月，無意之中，發現他們起來，出谷查看，否則，我祇到晚一步，大黃雖未奉有明令，當初定約時，他曾在旁聽見，知是蔡村的人來此生事，祇一入境，隨意殺害，同來那夥丫頭佃工，或者帶傷回去，胖婆娘却非送命不可了，說時

然回顧，瞥見怪獸大黃，目射凶光，站在身後，早嚇得混身亂戰，連

聲急呼，可那一公救命，快將大黃喊開，施女仍向文麟，從容說笑，全不理睬，等到說完，方始冷笑地道，胖婆娘鬼嗶作什，當我面前，他還會把你怎麼樣，胖婦好似驚弓之鳥，口中求告，早已移跪施女身側，施女怒喝道，快滾過去，大黃不會傷你，你那一身汗臭，沒的叫人噁心，周相公是我朋友，無緣無故，你們深更半夜，追他作什，胖婦隨把經過重又詳細說了，施女冷笑道，原來如此，歸告三姑，周相公讀書守禮君子，乃簡老前輩，忘年之交，萍水相逢，人家擾了他一頓酒飯，覺着孤男寡女，素昧平生，半夜逃席，並非得已，請他原諒，改日再當登門道謝，那凶僧惡道，無故欺我兄妹的朋友，是好的可來尋我，否則，我必尋他，這次任是何人出頭，我也不論什情面了，文麟見胖婦雖嚇得混身亂抖，不敢還言，兩隻豬眼，却瞟着自己，隱蘊凶光，料其不懷好意，聽施氏兄妹口氣，雖頗拿穩，又養有大黃這類異獸，佔着便宜，但是蔡二姑也非平常人物，雙方以前又曾有過爭執，既經人說和，可見勢均力敵，兩不相干，自己夾在中間，能否無事，尙自難言，再想到沈煌，不知是否回去，心憂如焚，施氏兄妹，雖然仗義，畢竟才見第二面，當着敵人，不便開口，施女見話說完，胖婦還不肯走，怒喝胖婆娘道，怎還不走，想帶一點記號回去不成，胖婦哭喪着一張醜臉，顫聲答道，我那敢討你的嫌，這大黃是我的死對頭，休說在此，偶然途中相遇，雖然怕你，不下毒手抓我，也必嚇我

一跳，祇一離開你，走不多遠，他必追來爲難，就不送命，也吃大虧，回去那位女魔王，必當我壞了他的事，這位周相公，逃到別處也好，偏又遇上你們二位，他算遇到福星，我却是撞見瘟神，這一回去，還不知要受什麼罪呢，施兄先見胖婦醜態，祇是旁觀，微笑不語，及見胖婦一味哭訴不走，突把星目一瞪，怒喝道，你這潑婦，鬼嗥作什，我知你那狗心腸，想要鬧鬼，無須如此，我們見你討厭，還不快滾，施女話才出口，大黃立時哧的一聲怒吼，兩條長臂伸處，張開兩隻大如蒲扇，鋼鈎也似怪爪，便要抓下，嚇得胖婦連聲急叫，直喊相公留情，快將大黃喚住，我走就是，施女已將大黃喝住，隨說胖婆娘快滾，我不許大黃追你便了，胖婦聞言，方如起立，倉皇逃去，文麟還未開口，施氏兄妹便請同去寒蓼谷中小住，以免對頭爲難，隨又說起沈煌此時，現在白雲嵩慧曇神尼那裏，李明霞已然會見，黃昏時才得的信，恐文麟不放心，前往訪查，見人未回，以爲走往馮家，被人留住，因與馮老頭有點過節，不便前往，偏又無人往探，祇專令大黃暗中前往窺探，不料這東西天性凶野，稍爲縱容，便喜惹事，歸途遇見馮家一個來客，誤認山中野獸，說了幾句難聽的話，便自懷恨，把那兩人收拾了個死去活來，方始回轉，馮家老頭見人說，知是大黃所爲，便來尋我兄妹理論，這東西知道闖禍，恐怕責罰，逃來，我們正在尋他，想令往尋周兄下落，胖婆娘已領了蔡三姑手下一夥

丫頭趕來，可那以前受罰，雖在那旁洞內居住，因他性喜清潔，行動又快，住洞之時極少，今夜如非他在馮村惹事，藏在洞內，胖婆娘所養藏狗，猛如虎豹，最是靈警，周兄非被擒去不可，蔡三姑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，雖然看中周兄，起了邪心，但他生性強傲，自從和他丈夫離異，求偶三年，均在暗中物色，那些聞風而來的江湖上無恥之徒，被他欺侮凌辱的不知多少，有的還成了殘廢，此女一向高自位置，忽對周兄俯就，分明心愛太甚，非得到手不可，周兄回去就他，自可無事，祇一堅拒，勢必羞惱成怒，深仇不解，此女亡父是一俠盜，父女均精劍術，除却是個二婚，人太放蕩而外，平日到也無什過分惡跡，周兄未婚，如其有意，不妨回去，否則住在我們這裏，或可無事，一回茅蓬，他必尋來，那時事情便難以逆料了，文麟忙答，小弟志在山林，從無室家之念，何況此女強傲放縱，心情也自不投，萬無再回之理，未來吉凶禍福，祇好聽諸天命了，施女兒文麟語意激昂，笑道，家兄所說，尚非定論，此女對周兄已是愛極忘形，比前判若兩人，即使羞惱成怒，至多遷怒別人，也決不會傷害周兄一根毫髮，長此糾纏不捨，決所難免，簡太師伯的行藏，又非這般人所知，何況他老人家，近年封劍，已不肯和人動手，人又不在山中，憑着周兄一人，必難應付，其實此女，祇是從小嬌慣，仗着家傳武功，目中無人，如論品貌，也在中人以上，就這兩年夫妻失和，雖露口風，說要

改嫁，他父門人徒黨甚多，常時來往他家，從未聽說有什不端正的行爲，便娶了他，對於周兄，也不算十分委曲，如能允婚，小妹祇把口風放將過去，定必喜出望外，不特我和他前嫌盡解，周兄也可免却許多顧慮，讎媚小隱，載得美人同歸，豈非快事，文麟不知對方故意如此說法，惟恐弄假成真，慌不迭接口答道，此事萬來不得，小弟如娶妻，何必今日，還待往下說時，施氏兄妹忽同搖手，令其禁聲，一面側耳靜聽，彷彿有什事情快要發生神氣，以爲蔡三姑暗中追來，再一細想主人語意，最好能答應蔡家婚事，才可無事，心正發慌，日光到處，瞥見月光之下，有一對少年夫婦，由前面花林中從容走過，施女忽朝乃兄打一手式，搶前趕去，遙望前行少年夫婦，已越過小橋，走往溪對岸，大片竹林之中，施女方始追上，一同走入林內，心想這兩人不知是何來歷，見有外客到此，祇女的偏頭略看了一眼，便回走去，神情似乎頗傲，前遇主人時，曾經問過，除父母外，共祇一妹，此是高人所居，又養有那等猛惡的異獸，外人足跡，所不能到，如是主人父母，不應如此年輕，尤其那女的丰神美豔，望之若仙，雖然有出塵之致，看年紀似和施女相同，決分不出誰大誰小，如是外人，又不應如此簡慢，方想訊問，施女已由對岸竹林中走回，雙方恰在橋邊相遇，一同過去，微聞施女悄告乃兄說爹不願多事，一允諾，也不過問，祇許留客小住，等過兩日，相機行事等語，文麟覺

着奇怪，隨問那二位少年夫婦，是否也住在此，施女笑答：「那便是家父家母，文麟大驚，忙道：小弟不知那是伯父伯母，意欲求見，不知可否，施氏兄妹同聲答道：家父隱居多年，已久不見外客，周兄雖非外人，但有遠客要來，改日稟別家父母，再請見面罷，文麟知道二老異人奇士，所以看去年紀那輕，話已說到，祇得罷了，三人過橋之後，便往右走，文麟見與二老所行相反，問知谷中地勢寬大，頗多美景，二老常年清修享受清福，休說外人，便施氏兄妹，也祇每月朔望參拜一次，平日見面時少，母子早已分居，當夜竟是無心相遇，恰值文麟來此避禍，施女心熱仗義，特意追上，請示求助，二老未置可否，文麟料知情勢必甚緊急，否則不會如此，且喜沈煌已有下落，並與明霞相見，留住白雲窩，免却好些顧慮，心中一放，便把本身安危，置之度外，更不再提前事，沿溪走不多遠，走入一片松林之中，見月華皎潔，清陰滿地，疏林秀豔，滿地瓊瑤，方覺夜景幽絕，前面忽現出一所房舍，主人引客走進，到一軒窗洞啓的精舍之中落坐，憑窗一看，窗外芭蕉分綠，花草芳菲，林中遍植桃杏海棠等春花，更有大片池沼，和奇石怪峯羅列其間，景物十分清麗，室中圖書琴劍，陳列井然，所有用具，全都高華精美，不着纖塵，四角懸着幾盞明燈，照得滿屋通明如晝，主人請客就坐，立有一個青衣小鬟，端茶走進，施女重問文麟心意，是否可以遷就，文麟見他兄妹，前後問了兩三

次，好似十分注重，惟恐對頭利害，主人爲難，正色答道，小弟日間偶然遊山，聞得金鐵交鳴之聲，循聲往看，發現有人比武，正在出神，不料凶僧尋來，幾遭毒手，蒙蔡三姑解圍，先頗心感，後來留宴，方覺此女不拘形迹，最後逃席，實非得已，如論此女面貌武功均是上等，何況受人之惠，怎敢以德爲怨，無如從小好道，近受良友之託，護一孤兒入山從師，本定此子學成，交與乃母，便即披髮入山，休說此女素昧平生，未通情愫，便是月殿仙娃，蒙他垂青，不以下嫁爲辱，也實不敢奉命，小弟蒙賢兄妹仗義相助，得免凶危，又蒙留住府上，暫時避禍，感謝不盡，但是三姑也許酒後失檢，言行稍爲放蕩，致被方才潑婦誤會，以爲對方有意，打算將我擒回討好，並非真有此事，不必提了，如真糾纏不清，小弟隱藏在此，終非了局，過了今夜，明日當往白雲窩一行，尋到我良友之子，囑咐幾句，便當回轉原住茅蓬，禍福聽命，看他把我如何，自來男女相愛，各憑心願，百年伴侶，非可強求，不是威逼利誘，所能如願，此女如知自愛，以他那樣容貌武功，求一佳偶，並非難事，何況酒能亂性，並未明言，不致傷他顏面，巾幗英雄，當非世俗兒女可比，我想不致有何艱難危險，賢兄妹以爲如何，說時，施兄正在招呼小婢，安排坐位，準備消夜，並未在意，施妹却似一本正經，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，望着文麟靜聽，聽完微笑答道，周兄會錯意了，愚兄妹決不怕事，周兄恐累我

們，多此煩擾，意欲身任其難，祇恐此女刁狡潑悍，應付也非容易，文麟想不出答什話好，方想主人盛意可感，在此久居終非善策，反正我心意已定，難道還要強迫人娶妻不成，心正尋思，偶一抬頭，瞥見施女妙目流波注定自己，正在微笑，寶鏡明燈之下，比起去年雪後初遇時，更顯得丰神美豔，端麗若仙，猛想起同是女子，蔡三姑也生得眉如凝脂，人甚秀媚，並非不美，祇不知何故，令人望而生厭，對坐這人，一樣言動大方，不作絲毫兒女子態，偏是容光照人，自然嫵雅，令人生出一種可親可敬之意，心中尋思，未免出神，多看了兩眼，施女見文麟對他注目，微笑不語，似在出神，想什心思情景，便問道，周兄對我凝視，莫非有什話說麼，文麟見施女說時，星波微注，好似含有噴意，忽想起對方雖是巾幗英雄，劍俠一流，終是一個未出閨門的少女，不應作此劉楨平視，聞言，恐其誤會，好生惶恐，急於分辯，未暇尋思，脫口答道，小弟方才想起，同是一樣佳人，一雅一俗，竟有天淵之別，似二姊這樣，直是神仙中人，休說不帶絲毫輕佻，而容止端嫻，與氣度之高華，由不得使人生出敬佩之念呢，文麟原是匆匆回答，無意之間，把心裏的話，說了出來，及見施女已帶笑容，化噴為喜，以為說投了機，便照實說將下去，正說得高興頭上，隱聞身後有人微笑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施兄，站在身後，笑容初斂，忽又想起，所說的話，好些語病，自知不合，心中越慌，但又無法

改口，當時窘住，不能再說下去，急得滿臉通紅，吞吞吐吐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施女見他窘愧之狀，笑說，我知周兄端人，性情純厚，心口如一，愚兄妹又非世俗女子，無須忌諱，我最恨人假道學，居心却不可問，這類由衷之談，且比那些故意裝腔作態的要強萬倍，你不過說我長得不醜，不似蔡家婆娘，稍具幾分姿色，便自負美貌，平日口吹大氣，妄想顛倒衆生，把一般江湖上的鼠竊狗偷，引逗得魂不附體，一旦遇見一個品貌好的正人君子，便現原形，一味輕狂自賤，人却看他不起，周兄雖不應相提並論，連類而及，自來言爲心聲，卽此可見對我不會輕視，但說無妨，有什相干，莫非一有男女之分，便連邪正美惡，都不容人說一句麼，文麟見她嫣然笑語，侃侃而談，更顯得一掬一笑，全都美若天人，自己正被窘住，難得對方如此開通，由不得更生好感，借着聽話，把氣沈住，想好說詞，方始慨然答道，方才我因二姊，如天上神仙，不帶絲毫烟火氣，最難得是儀態萬方，美絕天人，偏是那麼自然端重，心中敬佩，由不得說了出來，後來想起，不應如此冒昧，正自慚愧，竟蒙諒其愚忱，不以唐突見罪，還待往下說時，施女笑道，算了算了，我剛說你心口如一，如何又說，這樣言不由衷之談，文麟一想，自己所說並非虛語，第二次開口，已比方才謹慎，如何又說這言不由衷，忙答，小弟實是肺腑之言，毫無虛僞，二姊爲何見疑，施女笑道，我知周兄有一心頭愛寵，平生知己，看

你心意，分明除此一人，人間已無佳麗，這儀態萬方，美絕天人的八個字，豈非欺人之談，文麟聽對方口氣，自己苦戀淑華之事，對方似已知道，不禁大驚，想了想慨然答道，小弟誠然有一知己良友，但惜福薄命淺，中道乖違，未能常相廝守，自分今生已無聚首之望，平日見面都避嫌疑，所幸彼此均能相知以心，相見以誠，非特未作非分之想，祇等孤兒長大成立，便要披髮入山，了此餘生，不肯答應蔡三姑的盛意，固由於此，真要佳麗當前，並非無目之人，如其心存偏見，不知善惡美醜，方才也不會說蔡三姑美貌了，說罷，回顧施兄，不知何往，方想詢問，施女笑道，這話果然有點道理，那你看我，比你那意中良友如何，文麟答道，此事難言，我那童時良友，如在常人眼中，也許不如二姊這等天人顏色，但我二人，情深交厚，在我目中，因是情有獨鍾，自覺一時瑜亮，難分軒輊，施女聞言微曠道，你二人既然情分深厚，便應同守昔年信約，他如何又嫁別人呢，文麟悽然答道，此事也難怪他，當初原是小弟自誤，雙方本來表親，雖然情深愛重，一則年幼而嫩，彼此心許，不曾明言，後又隨宦遠遊，多年未見，誤傳遠死他鄉的惡耗，加以故鄉風俗，中表爲婚，原爲大家士族所忌，他又素孝，父母在堂，祇管背人飲泣，始終有懷莫吐，迫於父命，祇得出嫁，雖然嫁得還好，但我知她內心痛苦，惟有自知，如今格於禮教，彼此防閑，連面都見不到了，施女本想再問幾句，因見文麟十

分傷感，不便反詰，施兄也由外走進，笑說，宵夜粗肴，已全齊備，入坐再談罷，文麟被人勾動心事，暗中難受，因見主人盛意慇懃，已然備好，祇得稱謝入座，賓主三人，談了一陣，文麟重又詢問施氏兄妹名字，施兄正在遲疑，施女插口說道，哥哥，周兄不是外人，又是一位至誠君子，方才聽娘口氣，對他似頗看重，祇管明言，爹娘怪罪，由妹子承當如何，施兄笑對文麟道，並非愚兄妹不說實話，祇爲家父母避世之人，不願傳揚出去，另外還有一種難言之隱，所以初見面時，祇管彼此投機，一見如故，不特寒家之事，不曾奉告，連真姓名也未明言，此時想起，實是愧對，還望周兄原諒才好，文麟自是謙謝，施兄笑說，其實無關，有簡太師伯這段淵源，便是明言，家父母也不致於見怪，不過此中尚有難言之隱，不是一時片刻，所能奉告，關於家父母的暫且不談，略說寒家隱居經過，祇請代守祕密，請勿向外宣洩如何，文麟連忙應諾，施氏兄妹，隨說自己家世，原來施氏兄妹，真姓司徒，父母均是峨眉派有名劍俠，因受敵人暗算，壞了根基，仇敵又多，出死入生好幾次，雖蒙幾位前輩異人隨時暗助，愛護非常，無如吃虧太大，命都難保，後仗一位老前輩，以全力扶持，才免一場大劫，由危機一髮之間，逃出生手，眼看一般同門和後進門人，紛紛成道，自己僅保殘生，已是萬幸，越想越難受，夫妻二人，情愛又深，劫後重逢，相對悲哭了數日，屢經商計，才在本山覓一風景靈

秀，地勢隱僻之區，一同隱修，長享清福，並遂瞻望宮牆之願，在當地隱居才三十年，生了一子一女，男名司徒懷方，女名良珠，兄妹二人，均是大劫之後所生，年比文騰尙長二三歲，父母均是劍俠異人，又蒙峨嵋派師長，和諸老前輩恩憐，服過駐顏靈藥，和師門凝碧丹，小還丹等靈藥，司徒兄妹，年才二十幾歲，看去固是容光煥發，便兩老夫妻那大年紀，也似一對新婚的少年美眷，隱居山中，仗着地勢隱僻，除本派老前輩簡冰如，和幾個同道至交而外，向無外人登門，名山歲月，原極清閒，祇爲司徒兄妹年少氣盛，不免喜事，偶隨父母同往寶城山，訪一同道，發現兩個異獸，在山谷中惡鬥，一個便是前見金絲神吼大黃，一個便是去年雪夜，沈煌所見和珊兒惡鬪的獨角怪獸山蠅，小兄妹磨着父母，收了回來，本意充作守山之用，二獸也頗通靈性，從不無故傷人，但都天性剛暴，決不受人欺侮，附近原住有一家俠盜，和一個姓馮的異人，武功劍術，均非尋常，姓馮的並與兩老夫妻相識，祇是道路不對，無什交往，這年也是大雪之後，先是大黃，奉了良珠之命，去往附近山中擒鹿，回山烤吃，歸途遇見一個身披虎皮頭帶虎面的女童，攔住去路，要分一條鹿腿，大黃不知披虎皮的女童，乃離谷數十里，白雲窩慧曇神尼新收門人陶珊兒，自是不肯，各用獸語，吵不幾句，便動了手，一是猛惡無比的怪獸，一是生具異稟奇資，身輕飛鳥，力逾虎豹的異人，雙方本領，各有長短，苦鬥了一

陣，珊兒雖然力大身輕，畢竟吃了身材矮小的虧，如非心思靈警，縱躍輕快，幾被大黃抓死，後來看出再打下去，有勝無敗，氣又難消，便用巧計，騙大黃把鹿放下，將其引往遠處，然後悄悄趕回，偷了一條鹿腿，往回逃走，中途聞得大黃吼聲，知其行走如飛，恐被追上，藏在一個極仄小的崖縫之內，往外偷看，大黃回來，發現鹿腿被人偷去一條，立時暴怒，瞪着一雙銅鈴般的怪眼，東張西望，四下搜索，怒吼之聲，震得山鳴谷應，珊兒也真淘氣，見大黃情急暴怒，不但不怕，反而仗着地利，故意引逗，也發厲嘯相應，大黃聞聲，暴怒追來，見珊兒手持鹿腿，藏身崖縫裏面，探頭向外，不住用獸語，厲聲怒罵，惡狠狠飛撲過去，準備一爪將人抓死，不料珊兒早有準備，一手拿着鹿腿，搖晃誘敵，另一手拿着一塊和人頭差不多大的山石，上面蒙着一塊鹿皮，暗中相待，等大黃前爪抓下，立時縮退，收回左手鹿腿，却將右手石塊往上迎去，大黃一爪抓住，因是恨極，順手一抓粉碎，看出上當，越發怒火攻心，咬牙切齒，怒吼亂抓，無奈對頭藏身的石縫，又深又仄，尤其前半裂口，寬才尺許，大黃身材高大，如何能進，珊兒見他一爪抓空，喜得亂迸，藏在裏面空處，手搖鹿腿，哈哈大笑。一面口發厲吼，亂跳亂罵，引得大黃犯了凶野之性，非將珊兒抓死，不肯退去，無如對頭狡猾，石縫仄小，無計可施，急得沒法，先將長臂伸往崖縫裏面，亂抓不已，頭却偏在外面，休說不

能側身而進，連敵人也看不見，反吃珊瑚兒連番戲侮，又用石塊，朝手指骨亂打，大黃憤無可洩，先用兩爪朝裂口石壁亂抓，後見那裂縫深達七八丈，石壁且厚，雖被抓裂了一大片，想要入內擒敵，直是萬難，忽想出一條鬼計，裝着怒極心昏，把死鹿一拋，連盤厲吼，飛步跑去，故意把嘯聲帶往遠方，想誘珊瑚兒出來，取那死鹿，等其離開崖縫，走得稍遠，再行追回，將其抓死，誰知珊瑚兒，比他更乖，知道師長長齋清修，禪關一坐，往往三數十天，人和泥塑菩薩一般，連水都不吃一口，戒律又嚴，殺生最犯大忌，不敢違背，日常餓得難過，見了鳥獸，又不敢殺，空自垂涎，無計可施，這日發現大黃挾了死鹿走來，從小生長大雪山猛獸羣中，乃母便是一個極猛惡的怪獸，天生異稟，素來膽大，並不因大黃生得猛惡高大，稍爲膽怯，本意想用獸語和大黃商量，要他一條鹿腿，沒想多取，大黃走後，連理也未理，就在當地拾了一些枯柴，擊石引火，把鹿腿烤個半熟，吃了下去，惟恐師父知道受責，休說那大半隻死鹿，連殘餘鹿腿，俱都棄而未取，不會帶走，大黃藏在附近山頭上，暗中守伺，珊瑚兒作賊心虛，連烤吃鹿肉，也在崖縫裏面，不會走出，自看不見，大黃待了好一會，不見珊瑚兒跑出，正在憤火中燒，不料蔡三姑手下一般佃工使女，和胖婦板刀婆馬二娘，同出打獵，發現大黃脚印，似人非人，心中奇怪，仗着人多，跟蹤尋來，發現地上死鹿，大黃之後，正無所得，看出鹿死不久，

祇少一條鹿腿，想檢現成，剛剛拿起，大黃發現有人取鹿，飛步追來，衆人自然打他不過，幸而大黃奉有主人之命，不許傷人，尤其婦女，休說把人抓死，略加傷害，至少須打三百鐵鞭，仗着身堅如鋼，不怕人多，祇將那些得有傳授的佃工兵器奪去，折爲兩段，把人丟出老遠，女的除馬二娘形貌醜怪，又穿着一身短裝皮衣褲，被大黃誤認男子，一掌推跌在地，吃了大苦而外，下餘已被嚇走，恰巧蔡三姑在前山風洞崖訪友歸來，還同了兩個朋友，均是好手，無心路過，耳聽異獸怒吼，雜以衆人喊殺驚呼之聲，登高一望，發現胖婦等遭了慘敗，內有兩人，已然跌向雪堆裏面，爬不起來，不禁大怒，男女三人，忙同飛身追去，一同下手，惡鬥了一陣，大黃見三個敵人中，到有兩個女子在內，不肯下那毒手，又聽對頭在崖縫中吼嘯，想起前事，怒火上攻，回身查看，微一疏神，吃三姑家傳鐵線蛇長筋所製套索將大黃套住，大黃不知套索乃苗疆毒蛇鐵線筋精工巧製，如被套上，越掙越緊，一會深嵌入骨，奇痛非常，再將皮肉勒破，便中蛇毒，見血必死，總算身材高大，下半身沒被套住，又能馭風而行，其急如飛，一見越勒越緊，三個敵人本領均高，知道不妙，不等被人拉倒，猛用全力，奮身一掙，立帶套索，一齊逃去，如非蔡三姑看出怪獸力大異常，早就防到不易制伏，沒將套索挽在手上，祇握着一段銀製的索柄，幾乎連手腕也被折斷，就這樣，虎口仍被猛力震破，眼望

怪獸，帶了套索如飛逃去，翻山越澗，捷逾飛鳥，轉盼已無蹤影，追了一段，不曾追上，祇得帶着死鹿，扶了傷人回去，珊瑚藏在一旁，看得畢真，先因師父曾有嚴命，不許和人動武。再因大黃上來，以一敵衆，打得非常熱鬧，覺着好頑，便沒有動，及見三姑走來，以三打一，剛看出這三人本領高強，大黃手忙腳亂，已落下風，並還挨了兩下重的，如非敵人主張生擒，早被內中一個女的一劍刺死，珊瑚本喜獸類，性又義俠，對於大黃，本是又恨又愛，這時見他受欺，頓起不平之念，再想那梅花鹿，乃大黃所有，自己強討不成，又行巧取，如不因爲自己和他作對，怎會受人的欺，將鹿失去，不由激怒，立意奪回，但他機智靈巧，看出對方人多，後來三人武功甚高，寡不敵衆，便一面把這夥人的相貌記下，暗中尾隨下去，耳聽三姑向同來兩人說那鐵線網套的利害，如何解法，斷定大黃必死無疑，此時天已昏黑，無法追趕，少時還有遠客登門，祇可暫時回去，等到明日，前往搜索，一定可以很容易尋到所失網套，和那怪獸，好在本山誰也不敢惹他，不會遺失等語，珊瑚聞言便留了心，跟到蔡家，看好地勢，乘隙放火，就勢把死鹿盜走，仗着天生目力，和那嗅覺，便照大黃逃路尋去，尋到一看，大黃天性剛猛，又極好勝，自覺丟人，又因奉命取鹿，先被珊瑚偷去一條鹿腿，連受戲侮，後來又吃這樣大虧，雖然逃脫毒手，自覺無顏回去，急怒攻心之下，帶着網兜，逃到遠處山壑之上。

，想起前事，憤怒如狂，急於想把網兜解去，一不小心，把兜上活套，扯成死結，雖然不再往裏收緊，却取不下來，左臂一帶已被勒緊，如非天生異稟，皮骨堅凝，早已見血中毒而死，本就奇痛，加以怒極暴跳，一不小心，墜向絕壑之中，率性到底也罷，墜到中途，偏巧又被一株古松，將索頭掛住，如在平時，休說三丈來長的套索，再長十倍，也能援上，無如套處奇癢，半身酸麻，左臂已難用力，套索乃毒蛇脊筋所製，上有倒鬚鉤刺，索又極細，如若抓緊上援，便覺痛癢非常，就此下懸，頭和左膀又被勒得痛癢難當，萬般無奈，勉強捺住火性，用左爪抓住半段套索，懸身其上，這一來，頭和左臂痛雖稍減，要想脫身，却是萬難，時候一久，漸生懼意，不住長嘯求援，想把主人引來，救其脫險，事有湊巧，司徒兄妹本令大黃擒一肥鹿回來烤吃，大黃剛走不久，忽有一位老前輩來訪，將兩老夫妻，連司徒兄妹一同約往峨嵋前山解脫坡，見一前輩神尼，全都走開，大黃吼嘯了好些時，並無回應，正自惶急難耐，珊兒聞聲尋來，快到以前，遇一麻面矮尼，將其喚住，珊兒雖是天生野性，向不欺侮善良，見那女尼，年祇三四十歲，一臉大麻子，穿着一件黑麻布的僧衣，下面赤着雙腳，心想這樣大雪寒天，我從小生長雪山，不畏寒冷，似此滿地鋒利如刀的冰棱，光脚行路，也難忍這冷痛，此人却竟能隨意行走，最奇，光在途中呼喚，爲聽大黃嘯聲悲急，不曾理他，以我這等走法，尋常野

獸，決追不上。他竟兩次在我面前出現，又無捷徑可以穿越，貌相雖醜，神情那麼莊嚴自然，也不露出一點矜誇詞色，明是異人無疑，心中一動，猛觸靈機，笑問，師父何事喚我，我忙着去救那大猴子呢，麻尼笑道，此是司徒兄妹所養靈猴。名叫大黃，不是猴子，他頭上所套網兜有毒，套索全是鐵線蛇筋所製，多快刀斧，均難斬斷，你決無法解開，此時他又懸身半崖腰上，一個不巧，救他不成，你也連帶中毒送命，千萬冒失不得，珊瑚原在蔡家偷聽三姑說過網索凶毒，知非虛語，忙問解法，麻尼隨由身畔囊內，取出兩塊形似檀香，約有一指多粗二寸來長的黑木塊，吩咐珊瑚道，尋到大黃之後，可用獸語，令其看好下落之處，將兩塊黑木用力連擦，自會發火，出冒油煙，先把網筋所結套索抹上一些，再用此火一點，即可消溶，燒斷之後，大黃勢必下墜，抓住崖腰藤樹，你再下去，仍用此法，將其點燃，祇把幾個網結燒化，便可揭下，你把殘餘網兜套索，聚在一起，燒化成灰，免得害人，本來燒時所發濃煙，腥毒無比，幸這兩塊神木，功能剋制，所發異香，能夠解毒，並無妨害，事完即速回去，免你師父醒來責罰，珊瑚聽出麻尼與師父相識，忙即下拜，接過兩塊黑木一聞，果有異香，好生歡喜，耳聽大黃嘯聲，越發慘厲，忙即趕去，走不幾步，想起麻尼是位異人，回頭一看，人已不見，這時寒風凜冽，天還未明，積雪迴光，依稀僅能辨路，無處查看，連喚兩聲，始聽遠遠山頂上

麻尼回應說，你師父不久將醒，今日之事，由我作主，他看我面上，雖不致於怪你，仍須早回，不可遲延，再問姓名，已無回應，祇得依言行事，趕往前面絕壑，救了大黃脫險，由此相識，一人一獸，雖曾爲鹿腿相爭，但大黃感琏兒，一番救命之恩，十分感謝，常時往來，竟成了莫逆之交，不過雙方都具惡性，喜怒無常，稍有不合，便爭鬥起來，打完又好，成了常事，琏兒惡根未化，專喜侮弄惡人，和山中猛獸，無形中樹下不少強敵，大黃雖常和他爭鬥，仍感救命之恩，那怕雙方打了個不歡而散，一旦遇事，仍是同仇敵愾，那怕事完再打，當時却是一致對外，蔡三姑爲尋套索，次日一早，率領多人滿山搜尋，終無下落，過了幾天，琏兒乘師入定，偷偷出來，發現三姑手下，搜尋大黃蹤跡，想起前情，心中有氣，爲了師父不許傷人，本還遲疑，無如蔡家這般人，多是綠林出身，隨同蔡老歸隱，多半得有傳授，自恃武功，又喜打獵，琏兒爲了身上虎毛未退，每次出外，總套着一身虎皮，望去真似一隻小虎，非等對面，決看不出內裏藏得有人，雙方無心相遇，誤認真虎，上前動手，吃琏兒打了一個落花流水，大黃聞得琏兒囁聲，起來助戰，同時馮村也養有幾隻猛獸，聞聲追出，又吃這一人一獸，打個大敗，等蔡三姑得信來援，司徒兄妹也自趕到，琏兒因恐師父回醒受責，已先溜走，雙方正要變臉，馮村隱居的一個異人，出來解圍，方各無事回去，蔡三姑獨居無聊，眼界又高，欲

向對方結納，司徒兄妹，自然看她不起，始終故作不知，蔡家那夥人，都把大黃珊兒恨入骨髓，幾次設法暗算，均未成功，反吃大虧，因此仇恨越深，後又爭鬥了好幾次，均落下風，末了一次，又是胖婦惹事，蔡三姑也看出司徒兄妹對他輕視，羞惱成怒，已然約定日期比鬥，正當劍拔弩張之際，又是馮村諸人出頭，本定山梁爲界，司徒兄妹笑說，寒家不想侵犯何人，祇不許在寒蓼谷外擾鬧，於是約定谷口那片樹林爲界，兩不相犯，當日胖婦等追兵以爲司徒兄妹，深居谷中，妄想一個冷不防將人擒了回去，誰知大黃藏在崖洞裏面，首被驚動，跟着司徒兄妹，又追了出來，慘敗而歸，一條最猛惡的藏狗，又被大黃抓死，胖婦乃蔡三姑的遠親，本人武功，還在其次，但他有力同黨頗多，懷恨回去，定必四出約人相助，文麟回去，定是不會安甯，便在司徒家中暫居，遲早也必有人尋到，不過馮村爲首隱居的人，真名遼東飛俠馮遠春，年已九十開外，乃蔡三姑義父，爲人機智，劍術武功均非尋常，和司徒二老，曾經見過幾次，看出異人奇士，料定蔡三姑不是對手，必加力阻，至不濟也等請來能手之後，方始上門生事，文麟如不回去，不特暫時無事，有這些日耽延，便簡冰如不回山，也有別的異人來此，由其出面，將蔡家那夥盜黨一齊制住，正是一舉兩得，文麟聽司徒兄妹說完前事，後又聽出日間所遇兇僧惡道，專尋冰如報仇而來，因冰如隱居本山，雖然年久，平日隱迹風塵，絲毫不

露形迹，馮遠春那麼老奸巨滑，見多識廣，竟未看出他是一位劍俠，年輩還在司徒二老之上，竟爲這般江湖巨盜作主，不久便要滿山搜尋冰如下落，蔡家吃了這場虧，也必與之連合，自己回去，委實凶多吉少，主人又是那等慇懃，祇得稱謝應諾，暫住數日，相機行事，先還掛念沈煌，後經主人告以沈煌此時十分安樂，已命大黃送信，令其暫住白雲窩，和明霞珊兒等，一同習武練劍，等文麟這裏事完，同回茅蓬，放心勿慮，文麟本不知沈煌誤墮沸泉，身受重傷，現在白雲窩調養之事，聞言反到高興，意欲日內親寫一信，交大黃送去，再令沈煌，寫一回信，當時也未出口，吃完消夜，不多一會，便自天明，司徒兄妹早命人把臥榻設好，道了安置，一同辭去，周文麟始終沒把自身安危，和三姑的糾纏放在心上，祇因此一來，勾動心事，一面苦憶淑華，一面想起司徒兄妹的盛意可感，尤其司徒良珠的婷婷倩影，不時湧上心頭，直到村鷄三唱，曉日將升，方始昏沈入夢，爲了天明才睡，又經過昨夜逃亡奔馳，未免疲勞，所居又極清淨，這一睡，直睡到午後未申之交，方始醒轉，睜眼一看，昨夜所見，小鬟采芹，侍立在側，說是兩位小主人，已來看過兩次，早飯已過，等吃午飯，文麟聞言，好生不安，忙即穿衣起身，洗嗽剛完，司徒懷方，已走了進來，見面笑說，周兄昨夜可曾睡好，寒家常清閑無事，飲食起居，全都隨意，懋兄妹有時出門遠遊，或是貪現霜月，往往留連竟夜，凌晨始

歸，偶學家父入定之法，坐上些時，便不覺倦，不睡乃是常事，天明分手之後，愚兄妹又往見家母，候了半日，均值入定，不曾回醒，小妹嬌憨，以爲家母故意不見，一時負氣，出山尋人，剛走不久，周兄如若早起，愚兄妹均不在此，祇兩小婢隨侍，豈不簡慢，這樣再好沒有，說罷，便請文麟同往入座，席設左側一座小山亭內，山高祇兩三丈，亭僅丈許高大，四外均是海棠桃杏等春花，花開正繁，亭側這面更有數十百本牡丹，嫣紅姹紫，含苞欲放，花光爛漫，繁豔非常，到處碧苔肥鮮，蒼潤如流，所經之處，均是大理白石鋪成的小徑，路旁不是花樹成行，便是翠竹搖風，奇石叢立，端的境絕人間，點塵不到，風景清麗，賞玩無窮，置身其間，令人豁口爽心，塵慮皆忘，生出一種說不出的美好之感，坐定以後，舉目遙望，看出谷中地勢甚高，谷口一帶，多有巨石高崖，和千年古木掩映交錯，由外望內，決看不出中藏奇景，由內望外，却是三面俱到，一覽無遺，那些小山，更具形勝，昨夜逃路，齊在眼中，大黃接連幾縱，便把樹林穿過，祇見一條黃影，星丸跳擲，飛駛於坡陀峯崖之間，晃眼無蹤，端的快極，懷方正朝文麟指點形勢，說那山亭能夠縱目四望，除家父母所居一帶，因有叢山阻隔而外，下餘三面，全可看出老遠，昨夜和舍妹發現周兄，被蔡家賊黨窮追便在山亭之內，文麟常覺天下事，斷無祇佔一面之理，至多大小強弱之分，谷口雖有山石林木掩蔽，佔點便宜，

來人真要細心查看，怎麼也能看出一點形迹，同時，想起心上人孤韓苦守，愛子遠離，雖因付託有人，終不免於倚闕之望，自己在此刻骨想思，不知伊人，是否也有知己天涯之感，再又想到良珠，秀外慧中，和淑華一樣，美如天人，自然端麗，不知將來何人有此奇福，消受他的恩寵，但盼紅顏天佑，不爲造物所忌，免和淑華一樣，使人間又多一場恨事，祇管胡思亂想，美景當前，竟無心情觀賞，偶一眼由萬花叢中遙望前面，崖勢較低，好似新近崩缺了一塊，那地方似在谷的左邊，外面橫着一條溪流，最前面轉角處有片山坡，上面松柏成林，蔚然森秀，彷彿老松下面，有一人影剛剛閃過，暗付由此外望，既能看出老遠，如若有人，藏在松後，朝此窺探，縱令這裏，崖縫仄小，多少也能看見一點形迹，心方一動，懷方見他對花呆望，以爲文人粘習，心喜觀賞，並未在意，笑呼周兄，請用一些酒菜，然後看花如何，文麟聞呼一驚，覺着主人在座，如此優禮，祇顧出神凝思，不與應答，豈非失禮，忙卽回應，方才猜想有人窺探之事，便自然開，也未向主人提起，賓主雙方均極投機，主人武功劍術之外，更喜文事，越談越起勁，這頓酒直吃了一個多時辰，日色已到未申之交，良珠仍未回轉，後來二人酒足飯飽，文麟忽然想起轉託大黃與沈煌送信，志向主人提起，笑問方才曾見大黃獨自出山，往右側山崖越過，不知此時回來也未，可能託他爲小弟去辦一什麼，懷方笑道，周兄可

是想念令高足，欲令大黃前往送信，討一回書麼，此事舍妹早已想到，今早出去尋人，曾說歸途繞往白雲窩，去見慧曇大師，就便看望令高足，等他回來必知細底，大黃心粗氣暴，昨夜又與蔡家那夥徒黨結怨，如令送信，容易生事，愚兄妹固不畏人，爲一畜生，把事鬧大，家父必要見怪，尤其馮家老兒，以前雖在江湖，無什惡跡，近二十年更知斂跡，非到萬不得已，不肯出手，家父又曾與他父子相識，平日曾經誥誡，說雙方同隱此山，已歷多年，平日也頗相安，便蔡三姑雖然驕橫自大，能不出山害人，總算難得，即便有什過節，也須寬容，免其惱羞成怒，召集乃父舊日徒黨，尋仇糾纏，擾我清修，愚兄妹平日對他讓避，便由於此，且等舍妹回來一問，如未往白雲窩去，夜來愚兄妹必分一人，代周兄一行如何，文麟不好意思，再往下說，苦盼良珠回來，詢問沈煌怎會留住白雲窩，也不與自己來信告知，越想越覺可疑，認定沈煌不會這樣，即便和李明霞，兩小無猜，情分深厚，不捨離開，或被慧曇大師留在洞內，隨同門人，學那越女劍法，也必先回茅蓬一行，如何連封信也沒有，重又憂疑起來，良珠偏是一去不歸，眼看日落西山，天已向暮，連懷方也覺事出意料，不應如此歸晚，候到黃昏月上，周文麟雖不似昨日放心，因聽主人前後口氣一樣，又知主人父子，和慧曇神尼頗有交情，所談決無虛語，心雖掛念，還好一些，懷方却因妹子行時曾說，午後即回，所去之處就在前

山，祇把人尋到，談上幾句，立可回轉，天已入夜，怎未歸來，如在平日，還不相干，偏巧佳客在座，昨夜又樹強敵，把蔡三姑所追的人留了下來，妹子平日嬌慣，素不服人，也許狹路相逢，出了什事，雖然斷定父母在此，事決無妨，骨肉畢竟關心，懷方見文麟面色不定，時現愁容，便笑問道，周兄如不放心，令高足，小弟願代送信，就便往前山，催舍妹回來如何，文麟巴不得主人能夠前往一探，祇是不好意思開口，聞言自合心意，略爲謙謝幾句，懷方說愚兄妹久居此山，往來方便，也不會受人欺侮，周兄如願寫信，我當帶去，否則，由我帶話，轉告令高足，也是一樣，文麟本想寫信，因見亭內，沒有現成紙筆，侍女恰未在側，主人親往，不比大黃，由其轉告，果是一樣，想了想，便把想說的話告知，請見沈煌代爲吩咐，把昨日被迫，在蔡家逃席，受胖婦等人追趕之事隱起，祇說途遇司徒兄妹，蒙主人盛意，延來谷中小住，以免憂疑，沈煌怎會留住白雲窩，以及會見慧曇神尼經過，令其寫一回信，並說主人盛意留住，有些日耽擱，行前當命大黃送信，茅蓬地勢偏僻，昨日又曾發現凶僧惡道蹤跡，聽主人說，不久尚有強敵，要往茅蓬尋仇，師父不在山中，好些可慮，在未接到準信以前，千萬不可孤身回去，更不可輕敵自恃，如真想念，可向慧曇大師稟明，能許自己前往拜見最好，否則，沈煌往寒蓴谷來相見也可，但須寫一回信，交司徒伯父帶回等語，懷方含笑應諾，行時

對文麟說，舍妹也許被人留住，小弟往返也有一點耽擱，今夜恐怕歸晚，請自隨意飲食安息，有事儘管告知使女，無須客氣，令高足與明霞妹子，此時在白雲窩，必甚安樂，無須懸念，愚兄妹一到，自知細底，決無他慮，祇是蔡三姑性情剛愎，有他無人，自恃本領，乃父昔年門下徒黨又多，內有幾個能手，並還奉有託孤之命、無事便能，一旦有事，聞風卽至，周兄既被看中，除非依他心意入贅，就此拉倒，決無如此容易。住在小弟家中，按說無妨，仍要防他惱羞成怒，暗中生事，來路小橋，千萬不可過去，這點務希注意，今日飯吃得晚，夜飯後愚兄妹如尙未回，最好安臥，不出走動，等把對方心意虛實探明，再作計較，文麟方想回答，懷方知他心意，已先說道，周兄心意，昨已聽說，但是此女言出必踐，非可以常理論，性又固執殘忍，惹翻了他，什麼事都做得出，決非周兄所能應付，我看還是小心些好，不與見面，或者還有法子轉圓，祇被請去，對面明說心事，便成死扣，除非依他，萬解不開，如使難堪，即便周兄是他所愛，不致便下毒手，萬一拿令高足出氣，或是以此挾制，豈不討厭，文麟最耽心的就是沈煌，聞言大驚，忙謝指教，懷方早把二婢喚來，令其小心侍候，隨時留意，在我未回以前，不論早晚，不可離開周相公一步，說完，起身走去，文麟始終不知沈煌昨日涉險，此時傷尙未愈，主人恐其憂急，未肯明言，沈煌也不知他昨日受迫經過，師徒二人，彼此均在懸

念，懷方走後，獨個兒徘徊花林之中，想想淑華，一會又想想司徒良珠和沈焯，起初心亂如麻，不知何故，情緒不寧，二侍婢一名采芹，一名問梅，見文麟自從主人走後，便獨步月下，徙倚花陰，不時低着頭微微嘆息，彷彿有什心事神氣，便笑問道，周相公天已不早，山中春寒，恐爲霜露所侵，請往房中歇息片刻，我們去把酒菜端來，周相公飲上幾杯，也該吃飯，文麟猛想起二婢奉命守伺，從未離開，祇管胡思亂想，却教這兩名慧婢，守伺在旁，老大不好意思，同時又想起自己苦戀淑華，一味情癡，向無二志，昨日再見司徒良珠，雖覺此女才貌雙全，美若天人，並無他意，不知何故，隨時在念，放他不下，心中一動，立自警惕，忙把心神鎮定，笑答道，我受一良友之託，護一孤兒，入山從師，昨日往白雲窩訪友，我一時乘興出山，致遇惡人，如今不能回去，不知他在白雲窩是何光景，祇顧尋思，忘了天黑，致勞你姊妹久候，方才飯吃太晚，不思飲食，你們想已飢渴，請各隨意，我決不離開這裏便了，問梅笑答，周相公的事，曾聽我家小姐說過，那蔡三姑實是利害，自來說到必做，鬼計多端，這裏雖料他不敢冒失來犯，畢竟兩位小主人全不在家，謹慎些好，我們奉有主人之命，怎敢離開相公一步呢，文麟力言無妨，最後商定，文麟回房，二婢分頭往取食物，在外間食用，三人同去房內，文麟見二婢甚是靈慧，武功也非尋常，恐其拘束，見窗外明蟬吐輝，夜風不寒，花影迷

雖，明河在天，想起淑華，不覺又生玉臂雲鬟，人遠天涯之感，獨自憑欄望月，亂想心事，也未出去，二婢因夜已漸深，偷覷文麟，倚窗望月，連請用飯兩次，都說不餓，也就聽之，因見文麟祇是仰望天空，又在出神，知有心事，采芹走進笑說道，周相公天不早了，主人不知何時才回，今夜也許被朋友留住前山，不會回轉，可要先吃一點東西，安息了罷，文麟一看，月色西移，知夜已深，二婢還在守候，心頗不安，想說不吃，二婢又再三相勸，祇得答應，我實不餓，既蒙你們盛意，酒不要了，隨便給我一點吃的，吃完，你姊妹也睡去罷，二婢聞言，互相笑看了一眼，采芹往取酒食先走，本由問梅隨侍，忽然內急，想等采芹來了再走，因司徒兄妹均有潔癖，廚房在房後山洞之內，相隔頗遠，本來爐火晝夜不斷，飲食取用甚便，當夜不知何故，火竟熄滅，采芹祇得重行生火，經此一來，自多耽擱，問梅久候采芹不來，急於入廁，心想候了這一整天，均無變故，此間向無外人登門，所去又是必由之路，外人來此，有什警兆，隨時便可看出，何況大黃從來不敢遠離時久，必已回來，守在谷口內外，主人不過因蔡三姑，驕橫任性，未必干休，格外小心，其實無妨，就有什事，也不會有如此巧法，念頃一轉，回顧室中，文麟仍在望月凝思，也未驚動，匆匆往廁所趕去，解完手回來，正值采芹端了酒菜走過，見問梅離開，埋怨了兩句，問梅還不服氣，說我出來，不多一會，你怎去了這

久，采芹說起火熄之事，問梅忽想起出時曾見文麟立在窗前，窗戶大開，後園一帶，四圍山崖高峻，并有林木掩蔽，外人不能飛越，也看不到裏面，老少主人均是劍俠奇士，又養有大黃這類極猛惡的怪獸，自然無人敢於來此侵擾，今夜却是不然，第一，小主人雖在本山顯過兩次威力，對頭蔡三姑，却非弱者，人數又多，十九能手，雖有兩位老主人，在此，對方祇聽馮村中人傳說，不知細底，平日雖然兩不相犯，一旦激怒成仇，便自難料，最可慮是前數日山中大風雷雨，將正對馮村的山崖，震塌了一片，現出一條缺口，起初不曾留意，昨日兩小主人外出，發現當地斷石縱橫，污泥裹藉，前往打掃乾淨之後，看出那條缺口正與馮村相對，本意主人回來稟告，祇爲谷中一向清淨，便把那山崖全數剷去，也無人到，跟着主人便把周相公接應進來，一時疏忽，忘了告知，萬一對頭避開正面，由那裂口暗中侵入，如何是好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一驚，忙催快走，等走到前面，剛探頭往房中一看，文麟已不在房內，以爲去往屋外走動，或又回到花林賞月，忙同趕出，那有人影，連喊周相公，未聽回應，二婢全都急得心頭怦怦亂跳，料知凶多吉少，采芹怪問梅不該離開，問梅也怪采芹粗心大意，說爐火本是晝夜不斷，我們吃飯時還曾加了不少炭團，火封甚好，原備隨時應用，斷無熄滅之理，分明有人鬧鬼，就算火熄，也該回來通知一聲，我久候你不來，腹痛內急忍受不住，以爲片刻即回，斷

無如此巧法，不料竟會把人丟去，休說兩位小主人的英名，使我姊妹也蒙主人憐愛，學成武功劍術，連馮村兩個小畜生，見了我姊妹全都恭恭敬敬，不敢放肆。周相公這大一個活人，聽說還經簡老真人傳授，並非庸手，就在這不多一會的功夫，被人擒去，這人怎丟得起，二婢互相埋怨，仍不死心，以爲爲時無多，文麟並非尋常文弱書生，谷中形勝天然，來人任走何方，均有不少的路，月色又好，登高一望，兩條逃路，會能看出老遠，如被賊黨竊走，便是會飛也能查見一點形迹，逃必不遠，略一商計，便往小山上跑去，往外一看，祇見星月皎潔，清光四射，遠近山石林木，均似蒙着一層輕霜，到處靜蕩蕩的，並無絲毫影迹可尋，正在愁急，往外查看，忽聽遠遠傳來一聲厲嘯，要知後文驚險香豔情節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